

緣督廬日記抄

緣督廬日記鈔卷八

光緒己亥至庚子凡二年

長洲葉昌熾撰

邑後學王季烈輯

己亥正月

元旦已刻進西華門至史館拈香

初二日會典館開館見采臣云余所纂武備圖付幫總纂汪西園助教復校黏數十簽又一奇事也

初四日赴會典館見采臣出示武備圖稿西園所簽亦有足正鄙人之失者大半皆吹毛求疵耳采臣屬攜歸斟酌訂正不得已允之

初五日閱舊典前後藏圖及黃壽善西藏圖攷舊典圖詳說略黃書可資訂正

初六日校武備圖西園數十百簽精細之至不得不頻首但如

此吹索則繪圖者無一筆可躲閃恐窮年莫彈累世莫究耳  
初九日復校武備圖畢從館中取到舊纂時所據刻本典圖細  
核始知清單並無舛誤西園所簽無一合者緣西園所據之  
典圖係寫本余所據者刻本寫本似從禮器圖錄出竟與典  
圖不符西園以禮圖校典圖宜其處處荆棘矣五藏冰炭為  
之釋然

十二日午前至會典館見采臣西園寫刻本之不同兩君深以  
為怪且左袒寫本欲改刻本從之

十四日致米臣東論典圖寫本藏之冊府僅此一本刻本則頒  
行天下人人得而見之沿革異同即人人得據刻本而議之  
且地圖復據刻本本不一律未免進退失據

十六日昨枕上作費幼亭丈墓閣銘晨起即作一函付郵

十八日午後子蔚招飲同貽藹人聞藹人言剛相屢面保龍殿  
揚慈聖問人才究竟何如剛相奏云此直奴才之黃天霸  
也樞廷傳為笑柄費年文墓閣銘復增一小序即函寄峻懷  
二十日寫經幢三通

廿一日寫經幢二通宜古丈古送拓本來無可寓目僅留元至  
順二年皇太后懿旨碑一通

廿二日作王潤之家譜序一首寫龍門經幢一通

廿五日許恭慎夫人六十正誕擬送一壽聯昨與康吉商撰不  
愜於心枕上復得二聯其一云明聖湖山形匪毓秀宣文門  
第絳幔承歡其一云唐山夫人房中協律高陽才子閣下稱  
觴午後壽州孫中堂師過訪延主大學堂教習聞命悚惕學  
堂教習分三等此席係最上一等學生皆已成材走不才何

足以前之去年即聞有此說猶謂中國之大人材之眾不至以鄙人承乏過不意其親臨敦迫卻之則甚不情欲就則精力學問皆所不逮且老荒之人何足為諸生表率耶

廿六日作伯葵一函請其轉呈壽州相國辭大學堂教習燈下校開元廿五年殘經幢經序脫謄甚多

廿七日徐班侯同羊太君正壽往祝見仲玳聞學堂一席已卻聘錯愕勸駕

廿八日致仲玳一函辭學堂館告以亡兒化去名心灰盡中歲即有奔豚之疾自經憂患益支離每發輒氣火上升連且不寐日旰尚未能起日食勺米而藥餌無一日可離空中僅有稚妻門戶炊爨皆須躬自照料若以濫竽必致貽誤云云得龐劬庵書以新繪西藏圖與西藏圖考對校譯音不同細

心鈎攷十得七八

廿九日得允之書建霞新遭回祿盡失所有禍不單行可憐可  
歎

二月

初一日史館堂期先謁徐相師請定館課章程以每月二十六  
日截止一月以百篇為率逾百篇者歸入下屆積算因子嘉  
功課已積千餘篇景旭林以兩月工夫交八百篇駕而上之  
故有此請也又謁孫相師面辭教習休休有容並無芥蒂可  
感也

初三日從嵩珊處取歸拓本二十冊以宋廣平碑為魁楚然拓  
手不精涉痕入骨遂至踏澹無華其餘皆長安碑林中官樣  
文章雖舊拓不足珍即作函歸之

初四日矮估來留河內聖王殿記一通殘經幢一通南漢資福院邵廷瑁造石塔記係為羣象踏毀田禾作幢鎮之在廣州東莞縣中心藏之匪伊朝夕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

初八日窮日夜校西藏圖哈喇烏蘇河雅魯藏布河岡布藏布河雅爾招木倫江尼漢楚河諸水皆窮源溯流水道十得七八頭昏目眊擲筆長歎惻獨餘生草元寂寞黃金不惜教歌舞留與他人樂少年今日之西藏國恐為異日之台灣國也十四日得藝風書云金陵鼎估在通州拓得石刻二十通中有楊吳天祚一刻各書皆未著錄

二十日校阿里圖僅岡噶江一水出岡底斯山合狼楚麻楚拉楚三河源流二十餘里即楚書之恆河亦即所謂阿耨達池

也。大旨本水道提綱而參以一統志西藏賦。

廿一日矮估來得魏武定元年造象唐開元廿七年張易墓志各一通均新出土。陳估來得趙文敏書蜀山圖歌據云在保定蓮池書院可裝八百袖帖。

廿二日黃巖喻太史長霖來談方巖峭直君子人也。但食古未化耳。

廿三日陳估來持示宋廣平碑一通。雖新拓奕奕有神。索值二兩五錢尚可得也。

廿七日訪子嘉久談見新得泰和七年鑿公塔銘石刻完好。年月題額外皆梵文。

廿八日錄麻家店香幢一通。觀公圓寂塔一通。文古齋碑估來。得新拓宋廣平碑一通。趙子昂蜀山圖歌。董文敏書李白詩。



皆可裝入百衲帖

廿九日錄殘燈幢一通殘經幢一通馬韶金剛經幢一通

三月

初一日錄方少通再建幢座題字一通

初二日劉葆良來與論常州後起之秀以其兄葆珍及屠竟山為最沈幼卿張小浦次之小浦鷺莊之高足也錄武陟縣大隨求幢一通

初四日先大夫七十冥誕去年先慈冥誕因室人南旋束裝恩促未及諷經追薦今日同在長春寺禮懺一日同鄉皆來行禮子嘉帶贈鑿公石塔一通

初七日室人將至邗尹相避舊燕歸巢遁藕孔以藏身搗桃根兩小住書箱脂盞一車而已至別墅布置斗室盤旋屏風畫

蘇陳姬有愠色温言慰之

初十日作七律一首

十二日子嘉贈延祐二年傅伯純塔記一通八面額在第一面  
正書

二十日陳姬自別墅歸散花天女來伴病維摩作七律八首以  
調之

廿三日錄傅伯純塔記一通

廿四日錄楚州刺史石柱一通剝泐過甚以陸氏金石續編參  
校補逸文不少

廿五日錄鑿公法師塔記一通

廿九日室人將至京命御者駕車至馬家埠迎候室人於四點  
鐘進城

三十日室人以少雲書見示其第三子榮啟願出繼亡兒為後  
此出自親母愛女之意兒婦孤苦不能不俯如所請詩云螟  
蛉有子古人亦所有也又唐仁齋函拓本一包皆棄材也惟  
留趙子昂過秦論又至元廿九年殘碑亦趙書董文敏書陳  
與郊神道梁山舟金華府修城記皆可為百衲料

四月

初一日聞前月廿七日錢子密年丈家因嫁女喜棚失火自內  
達外盡付一炬甘泉鄉人手澤亦付劫灰可慨也

初七日聞詞臣有津貼印結之舉皖省已舉行歲約可得二三  
百金蘇省擬援例蔚若以為非分其說甚正鄙人雖未能矯  
廉立異亦何敢附和邪

十二日閱邸抄剛相奉旨赴江南一帶查辦事件頗為林下

諸公危也

二十日廠估魚貫在門澄雲以潘文勤師所題漢李業闋求售索六兩五錢先度之去陳估持漢史晨韓勅韓仁諸碑較新拓者略上一等是亦難肋食之無味者也何估來議碧琳琅館書趙寬半江集索二十六金嚴果天隱子集十二金顧夢圭贅疣錄十金姚希孟文逸集瞿汝稷同鄉集皆八金無從諧價惟同鄉集予以五金亦未盈其豁壑另一居易堂集索四金尚可得也

廿三日昨得同鄉知會翰詹科道中書甲班考班援皖省例捐生加津貼結一張按股均分穀然不與者鈍齋也

廿六日徐供事來前日畫一傳一二等議叙人員開單由松珊送徐相師鑒核今日往取閩人傳語非提調親往不可即作

函告松珊約明日三勝館取齊同往朱竹君先生在四庫館  
總裁于文襄公欲先生往就見而先生執翰林故事相見於  
館無往見禮甚矣今人之不逮古人也錄開元廿六年李劉  
生母韓經幢一通畢

廿九日錄天聖二年張太沖經幢一通

五月

初一日臨黃魯直梨花詩前日陳估以此帖求售索值頗奢披  
視翩若驚鴻詫為尤物細閱則但趁姿媚而無槎枒老幹之  
態當是學山谷者為之吾友梁星海書與之絕相似今日始  
知其窠臼也

初二日何估來得徐侯齋先生居易堂集吳江李玉洲貞一齋  
詩各一部

初六日子丹自太原函來約奏議上聞時為求一運使銜又為朱式庵前輩詢畫一傳保案其詞有云人非莊助敢厥承明之虞才謝魏尚迺忝雲中之守此老風趣於此可見

初七日晨起盥沐甫畢約八點半鐘忽轟然一聲自北而南如巨石壓檐而下牖戶岌岌屋瓦皆震闔室倉皇出視漢子以為地震余曰非也其聲騰空自上而下當係火藥轟炸急命奴子往偵歸云西四牌樓以北有黑煙冒起旋知為石板胡同練勇局藥庫失慎謠傳前後胡同四條轟成白地適駕車往謁崑中堂師至則師方出未見其閤人云所震情形與此間同汪家胡同在極東北與此相距不啻十餘里一震之威迺至此乎歸後閱皖省地理志兩卷鳳陽府八到有東至鳳陽府某縣東北至鳳陽府某縣云云深以為疑查潁州府下

八到與此全同再查乾隆府廳州縣志始知將潁州府八到誤重在鳳陽府下若不經校出誰職此重咎耶原纂官為憚薇孫同年當告之也夜知藥庫左近轟燬房屋二百餘間并命者數十人有壓斃者有轟死者局中練勇肢體橫飛血肉狼藉有一臂一足飛去屋外者有血絲肉片絃於樹枝者慘不忍聞

初九日錄開成元年大德尼清敏墳幢一通字蹟模糊詳細審釋凡六日而始畢

十六日得心一函武林石刻四百餘種創樓碑匠願拓工價約三十千文

廿四日覆唐仁齋一函所寄拓本僅留齊金門太守桑買造象趙文敏空相寺碑又百衲料三通少雲屬為嗣孫題乳名命

之曰東海相傳吉語云福如東海壽如南山壽為五福之一  
有福自然有壽今人名號多有取南山二字而無東海正可  
為吾家獨有也陳估來得魏武定報德寺玉象七佛頌碑索  
一兩五錢碾磨久之未能核滅又魏惠猛法師銘孫達浮圖  
銘唐豐樂寺大界相碑張延賞殘碑文州刺史陶府君殘碑  
鄭開明二年韋府君墓志又墓志四通造象一通

廿六日訪袁爽秋太常去年以高隱碑跋一卷交之忽云未見  
且云自改京秩刻工已遣散無力付梓不贊一辭而出

六月

十五日藝風舊僕田某來持紹興戊辰李撰墓志為獻云在福  
州鳳池書院文古陳估來持示宋拓坐位帖崇語鈐舊藏索  
直百餘金笑謝之



十六日得桐緣書云在宜昌三游洞襄陽荆門等處得石刻頗夥

十七日僕估來以朝鮮朗空大師白月栖霞塔碑求售舊藏一本鈍齋所贈推拓模糊遠遜此本又趙靜庵請廬遺墟追慕碑記一通雖明時刻可入百衲帖共以一金得之

廿四日僕估來得高麗三重大師寶乘塔碑太平興國三年韓允書直二金

廿六日屬石函來告館中所進地理志初九日即發南齋恭閱繼進後聞慈聖幾餘留覽此外消息無從知也佩鶴所屬王仙根丈墓銘寔期伊邇不能再延昨屬草今日始脫囊

廿七日答拜王子展觀察云廣雅一席瀛洲十八學士去冬皆就刪屬與檀斗生吳炯齋公函求馮仲梓前輩轉閱不知綱

爾有父視蜀學斗生亦新裁成均未必隱此難肋已矣其視  
為墜散可矣

七月

初七日陳姬願一見大婦久未得聞今日七夕良辰約康吉子  
沂陪室人往游陶然亭陳姬自別墅赴之會於佛閣極為款  
曲張船山之姬人與其夫人晤於虎邱船山有詩云秋前春  
蘭不是萍故教相遇可中亭明修蜀道通秦隴暗畫蛾眉關  
尹邢梅子含酸都有味倉庚療妬恐無靈天孫應被黃姑笑  
已向銀河渡小星與今日情事極相合但黃姑為天孫所笑  
耳室人歸後云在陶然亭大雨簷溜如繩大風發瓦約一時  
許方止城中無一點雨但微覺雷聲殷殷耳亦可異也

初十日剛相南下見邸鈔所登清賦一摺舉劾人才一摺古人

言宰相須用讀書人又云恨不十年讀書此言真歎予哉悔  
讀南華秋水篇庶幾近之

十三日史館堂期見吳蓮溪出示舊拓閣帖有郭蘭石藏印跋  
尾索價四百金不辨其何本也

八月

初三日錄大定二十年何淵幢一通

初四日錄金天德大安石幢二通

初五日錄遼天慶二年白懷祐幢金明昌二年王順幢各一通

初六日錄軋統五年白懷友幢一通

初七日夜錄無年月造象石幢一通

初八日漱蘭丈瑗仲弢奔歸叔容借長春寺發喪午後往唁

初十日藝風之僕田某以東坡雪浪石銘及訪象老題名拓本

裴巨擘屬題為作一跋請子沂書以歸之

十三日段春岩來未值留前臺灣府林達泉崇祀鄉賢錄一冊  
詢史館循吏傳曾否纂入又其婦翁李春谷周易簡四冊  
非漢非宋水田居之流亞西江人士談經皆有學究講章派  
不足傳也

十六日李玉舟晨來談云禮部新修學政全書臺灣事例吳懷  
壬侍郎以其地已不隸版圖簽駁去之玉舟欲查史館大臣  
傳臺灣事蹟如仍纂入可以援例力爭余告以不徒史例未  
刪即會典館各省輿圖臺灣亦未在闕如之列大喜而去

十八日昨夜夢人以七律四首見貽夢回時尚憶第一首前四  
句及一轉側僅存頭聯矣詩云非仕非隱蹤如寄七十七年  
文益奇畫無所思夜何以夢姑記於此以俟符驗

二十日湘鄉李亦元比部名希聖來拜叔雅在京曾言其博學力行倒屣見之談輿地之學甚精博

廿一日午後松珊招飲出示舊拓道安禪師碑廣平宋儋撰書較新拓所增幾千字又見覃溪所書彭君墓誌銘墨蹟補壁書畫頗有精品

廿四日藝風來相左留贈舊德集四冊

廿六日松珊傳御史筱珊適北來提調一缺不啻虛左以待是以昨日函詢其曾否銷假今晨書來云即日南旋雲中白鶴高不可躋幸未以腐鼠相嚇也

廿八日丞午屬為吾鄉鄧文憲爾恒墓傳日前到館查得與其父燭筠先生合傳即作函告之復書以其子笏臣太守所作行狀及文憲勅滇撫徐之銘疏見示館傳但云由滇藩升黔

撫調任陝撫行抵曲靖府為副將何有保所戕今見疏狀始知滇撫徐之銘貪財漁色驕橫不法以武弁何有保等為爪牙慘殺文員幾無天日搢紳婦女往往誘入撫署歸即自盡文怒在藩司任嘗責之不悛及升陝撫將於謝恩摺內列款糾參事機不密為徐所聞嗾有保將兵追公於曲靖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三日及之遂被戕其後潘忠毅公鐸奉命督滇查辦沈寃始雪何有保已為部下所殺開棺戮屍而之銘黨羽方盛忠毅隱忍未發未幾亦殉難之銘奉旨被逮入都未就檻車憂懼以死此事可補國史之闕謹誌於此

九月

初一日到館聞少嵩噩耗淒然懷舊之思幾致隕涕少嵩同年

文字交往還最密猶憶子丹奉使山左來攝館事以供事恭  
閱本編寫常熟師堂街約往謝過至則正色聲明此卷未嘗  
寓目及歸而訊之堂吏則固先鄙人而閱者鄙人固無所華  
芥少罵亦深抱不安締好如初曾未三年情遠境變常熟師  
已出國門故人亦歸泉壤使鄙人當日稍有反唇之譏至今  
思之不益增友生之痛邪於此可以悟道

初三日筱珊來談持示雲自在龕碑目六冊精博極矣駕吳氏  
據古錄而上之何論孫趙兩書哉

十一日館中冬季應進滿大臣傳有景祺一篇徐相師以景祺  
承修普陀峪 萬年吉地工程草率後經重估重修進呈恐  
觸 慈聖之怒命撤去重換以安輿阿易之

十六日祝年丈書來拓到永嘉括蒼金石三十餘種可感也

十七日寫店頭村三皇廟經幢一通畢

十八日寫金牛寺經幢一道

廿一日徐相師傳接見自承乏史館久不與旅見之列午後赴署同班八人騰玉堂楊雨生周政伯高熙喆王仲度黃籽與王聘三鄭叔進坐甫定沈誦唐持摺匣闐然而入口稱銷假求遞封奏先是兩年前誦唐曾上書言宮闈事云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雖赴西市無憾師告以死有重於泰山輕於鴻毛力拒未許自此戒閤人無為沈編修通謁今日之舉大約猶是前篇文字且已緘口師勃然變乎色告以非啟視無違悖字樣不能代遞齟齬久之誦唐云中堂欲視何妨啟視師告以既係密摺廣坐不能宣露離座斥之聲色俱厲余知其有心疾也風走館人勸之退師怒氣猶未息且



語侵瓶笠師云其指使此事不得不告玉舟萬一決裂林下  
鉅公將有不測之禍也師於旭林之得提調也於松珊有愆  
詞云成事不說余言旭林品學皆好惟嵩珊以言官強預館  
事未免太不避嫌耳師領首者久之迺知今日之見為致此  
語而設

廿五日寫雲臺庵大德尼智明塔一通香山聖壽禪院香幢一  
通

廿八日蔚若補司業

十月

初一日錄至元廿一年明公戒師和尚舍利塔記一通

初二日覆仲午一紙來書云憲齋篤疾如風燭朝露余告以賤  
恙亦如風中之燭但其跋較長亦如草頭之露但朝日未晞

耳錄楊守金等長明燈幢一通乾統五年

初六日得聚五書從晉芳航都統在金州辦理東流圍荒其地已封禁數百年草木叢密鳥獸蹄遠久無人迹關外重陽前兩日已降雪尺餘南人寄居此土者皆披重裘邊地苦寒於此可見

初八日錄至大二年金山寺恩公禪師塔記一通

初十日錄至元廿三年興福寺經幢一通

十一日夜錄開平四年定州石佛寺經幢一通

十五日錄唐定二年靜志寺心經幢一通

十八日錄泰和五年太原郡王公經幢記一通

廿二日錄宣和四年都汀村報恩寺心經石塔一道又以舊所得臨朐宋元石刻及鄭尚塔同年所寄索錄一目錄

廿八日鳳石來傳建霞噩耗云得自蔚若聞之駭極猶冀其非真也夜錄開元十二年陝州刺史靳公德政幢一通

廿九日昨聞建霞噩耗驚怛不寐晨起即以一函詢蔚若還書云得自脩闕十九日知其病篤二十日聞易箴矣旋于沂得家書云鄙人前寄一函廿一日到已不及見其所輯堯圃年譜尚在案頭也嗚呼建霞竟死矣天生美才不善用之摧殘沮抑至於不永其年良可痛惜余所著藏書紀事詩以此得罪樞要十年沈頓悔讀南華秋水篇矣潘文勤師欲付梓甫發德音騎箕遽去今建霞刻成而逝豈真為不祥之物邪以一聯輓之云藏書紀事幸附叢編蕩節言旋張范盛名櫻棠禁士禮徵文遂成絕筆堯森未築應劉幽憤損天年胡估久不來今日忽持示鈔本錢叔寶續吳都文粹索百二十金緡

雲樓書目索三十金皆不能問津又金注青邱詩集一部徐  
重發南州草堂集一部留以諧價

十一月

初一日午後赴史館館吏呈宣付大臣傳事跡請發纂以李文  
正師傳屬王聘三麟文慎師傳屬余子厚依克山將軍傳屬  
趙紫珊余立誓一切觀空雖窘至懸釜待炊忙至焚絲待理  
邢尹之猜至成鄙魯之闢亦均付之不聞不見然伏枕後觸  
緒紛來輒至轉展反側迺知東郭坐忘非木雞養到未易臻  
此境界也

初五日靈壽芝來談館事洞中肯綮使漢服有此臂助鄙人但  
畫諾可矣

初六日柯庭自南來曾游日本云博物院有唐泰山銘墨蹟

初八日閱宋造象著錄十通

初十日蘇府同鄉在敬止堂圍拜公請黃幼農觀察載毅甫王  
杆鄭兩太守杆鄭本已出都因甫至馬家埠即失一醫因而  
折還如此坦途不能自衛其行李乃欲修談籌海休矣今所  
謂實心為國者皆此書歎也

十四日胡估持示牧翁初學集索三十金望洋興歎

十五日汪衮甫來以所著法言疏證相質吾鄉後起中傑出才  
也

十六日山左趙估來得河清二年甘泉寺卜道權造象大統十  
五年口道顯造象各一通

十七日少驚靈樞北歸作一聯統之云載道口碑江干靈旒歸  
采白馬寒潮瓜步驛臨歧腹痛案上遺書未報碧螺春茗角

花牋少萬有鴻漸之癖尤嗜吾鄉碧螺春茗在都執貽書見  
索今夏自京口書來屬覓松竹壘角花牋未及寄將而君已  
歸道山矣書此為誄不勝人琴之感

十八日昨會典館知會書成入告請開獎銜鄙人不願作吏京  
秩又無可遞保姑擬請保花翎

廿五日錄羊杜祠石幢一通逾二句而始畢漁洋池北偶談著  
錄誤為六面僅得全詩三首今審為八面自第二至第六面  
分六列第七面五列除下一列題名外皆如史表旁行斜上  
又多剝泐當泐文處兩詩聯接前詩之尾後詩之首一片模  
糊又有空格棧行小字夾注非精心鉤稽未易得其起訖自  
來著錄家未有載其全文者今為傳得廬山真面亦一快事  
也

廿六日天氣陰晦樹頭垂垂挂白所謂木生介達官怕也或云  
兵象北方里諺以為豐年之兆

十二月

初三日得劉葆良書交河南地理志後序又以孫氏山淵室所  
刊宋杜諤春秋會義見貽

初四日善化俞伯鈞同年來久談不滿於葉煥彬云建輒在湘  
士論有去思皆平情之論也

初五日書估何厚甫來青邱詩注予以七金尚有愠色甚矣谿  
壑之難填也又太湖備考一部太湖志略一冊湯大奎灸研  
瑣言一冊諧價二金

十三日復李亦元書碧琳瑯館書皇甫司勳集趙寬半江集瞿  
汝稷同泐集顧鼎臣文康集顧夢圭替疾錄嚴果天隱子集

許以四十金

十五日李亦元書來並示方湘賓函薄言往想逢彼之怒書債不諧云所需之值減而又減並未留低昂地步此六種書在前二十年索之厥肆十金足矣即前十年二十金亦足矣今卑辭厚幣如聘高賢卻聘之書猶復悻悻長此有加無已倚頓傾產亦不能致百城別極必反將來必有賤如泥沙之一日不得已還書請除去顧文康集照原價損五金訂四十金不諧則請如約可謂癖好矣

十六日夢華餽所著蒙香室賦錄及詞選三種內宋七家詞選係吾鄉戈順卿先生所輯鄉哲遺書又添一種良友編終勝於俗吏也

十七日會典全書告成保案今日奏上鄙人得保 賞戴花翎



筆墨微勞武功甄敘良為忝竊又得李亦元書並示方湘賓  
函書價四十金允如所請並請以五十金并購顧文康集其  
詞推挹甚至何前倨而後恭也外送來書目八冊略一縑帑  
鉅篇秘冊美不勝收惟有望洋而已

十八日閱碧琳瑯館書目錄出吾鄉先哲遺書約五十餘種亦  
無奇秘之冊惟吳都文粹續集崑山人物志頌天臚筆絡緯  
集元芝集為銘心之品

二十日訪李亦元繳書值四十金並見其所得方氏舊鈔本宋  
人詩集皆長塘鮑氏潛采朱氏平津孫氏舊藏又明刊本皇  
王大紀上海郁泰峰舊藏

廿二日昨何估采述盛伯希前輩作古又弱一丁適午前亦元  
來談相與太息亦元並傾倒汪宸甫

廿三日午後李懷來談云明日奏事處傳 旨召見大學士六部尚書軍機處內務府南上兩齋諸臣以意揣之必有建儲之事

廿四日知昨日傳 旨召見大臣係立端王之子名溥儀為穆宗毅皇帝嗣

廿五日得蔚庭前輩書魏太昌元年李彰墓志一通據云新得正光五年劉根等造三級浮圖記甚精美完善以無副本未能寄貽閱邸鈔奉 上諭封載漪之子溥儀為皇子又奉

上諭大阿哥在弘德殿讀書派崇綺充師傅授讀徐桐常川照料欽此

廿九日見會典保案吏部議上所有提調總校等官所請獎敘皆核與成案相符應請一并照准奉 旨依議欽此昌熾花

翎亦在核准之列今日黃道吉日且逢伏臘即以加冠榮  
君賜答 祖貺禮也

庚子正月

初四日焚膏繼晷校奏議七卷讀吳柳堂侍御請預定大統之  
歸一疏及廷臣會議摺耿耿孤忠儼如白日豈知今日之事  
迺非當時意料所及者哉

初五日赴篤齋之約去年周緝之觀察為故津海關道劉令芳  
求一佳傳允之歲暮以百金為壽篤齋為之介紹是將以魏  
收視我矣今日往而辭並示以史館章程

初八日偕子沂遊琉璃廠譬如求馬於唐肆僅見鈕玉樵臨野  
堂集一部議價未諧興盡而返

初九日鳳石來談一片永平雅頌聲請賦皇華之四章僕病未

能也

十一日範卿經士同設春酒偕鳳石蔚若去年南洋商民有一公電請 太后歸政由總理衙門轉奏係電報局委員經連三元善為首 太后震怒聞有中旨責成盛杏蓀京卿等辦經君見已遠颺列名者百餘人今日鈍齋言君九亦在其列可謂孟浪少年喜事乃不顧滅門之禍邪鈍齋之意欲鄙人貽書規之鳳石以為無益而公之言皆是也

十六日省館應紫東康民之招鈍齋同席鈍齋新得五同會圖長卷五同者明王文恪吳文定李傑陳瑤吳洪同鄉同官同年當時五家各藏一圖此從吳氏後人流傳而出也鈍齋又在廟市新得一茗話齋圖有文文肅張伯起題字其上款為鳳谷當亦吾鄉故物

十八日夜寫明化寺東幢一通

十九日夜寫明化寺西幢一通

二十日寫咸通二年覺苑寺經幢一通

廿一日午後將舊時借鈔各書整理付裝共藍格十六本分兩函紅格八本又將續得零星拓片排比一目約可裝百衲帖七集夜校覺苑寺西幢畢

廿二日寫覺苑寺西幢一通

廿三日燈下校安隱寺經幢畢經文脫去十七字自造此幢以  
來未有人發其覆也

廿四日齒痛甚夜睡從風石言以沒石子劈開以丰置牙根痛處出白腐如漿甚多夢回覺霍然矣

廿五日寫安隱寺經幢一通畢共五葉

廿六日東海相國曹孫授室四世同堂一門鼎盛不敢不迂道  
往賀適鈍齋同至就客座密談知登彈章者尚有陳伯高周  
伯晉吳楚生貴振之及出門前車馬途為之塞鈍齋有夕陽  
無限好只是近黃昏之歎夜寫江干陀羅尼石塔一通畢共  
三葉

廿七日馬積生前輩招聚寶堂知陳鼎吳式釗沈鵬皆有旨革  
職交地方官嚴行監禁陳吳兩君在都即日拿交刑部遞解  
原籍玉堂清貴今日應知獄吏之尊相與太息夜寫江干陀  
羅尼磚塔一通

廿九日夜寫至元三十一年白鶴寺經幢一通

二月

初二日寫北山寺經幢一通聞王宛生觀察有旨拿交刑部

緹騎四出此明季東廠之事非盛世所宜有也

初三日卯正至 瀛秀園 儀鸞殿引 見

初四日從書估何厚甫借得律呂正義後編全部內缺五卷即  
典館所缺之卷此書可謂數奇矣寫樓霞殘經幢一通

初六日今日京察第一次引 見揭曉段少滄比部未談出示

全單知幸得附驥蘇府同鄉李玉舟曹根生曹再韓吳穎芝  
皆園出惟橋農一人向隅其餘未園者尚有支恆榮段友蘭  
朱咸熙朱啟勳黃曾源穆特賀六人春巖益齋皆大學堂教  
習又笏橋農亦曾充此差者也當軸之意旨可知矣夜寫至  
大四年歷城殘經幢一通

初八日得李亦元書前託訪碧琳瑯館書目僅存八種其可取  
者惟百城煙水絡緯吟臨野堂集鉅集尚無觚觚吾輩事事

居人後惘然興歎夜寫殘經幢一通並校文訖

十一日閱邸鈔 上諭翰林院奏甄別詞臣據實糾參一摺翰林院編修賈鐸創辦商務並無成效徒資中飽着交部議在籍編修周錫恩專事浮夸不顧行檢著勒令休致交地方官嚴加管束編修陳鼎性情乖謬心術不端所注校邨廬抗議多主逆說檢討吳式釗坐斂重資居心叵測編修沈鵬喪心病狂自甘悖謬以上三員均屬衣冠敗類原請革職交地方官嚴加管束尚屬寬縱陳鼎吳式釗業經革職諭令翰林院傳送刑部轉解遞籍即著各該督撫將各該員等在省永遠監禁沈鵬一員告假出京茲據鹿傳霖等電奏亦經掣獲到案即著革職永遠監禁欽此

十二日午後至別墅余藏書紀事詩有禮堂翻定量烏本痛極



優曇頃刻花詠晁東吳也遂為亡兒詩識又有詠朱子傳云  
佳人不比書難得且學香山遣小童今日竟成第二詩撰前  
日為別墅占牙牌數先得小羊露華滋沾潤亦不久二句繼  
得且喜蓬瀛水清淺海天如鏡好張帆其言皆驗此事不可  
說亦不忍說掩袂登車幾於揮涕其人事老夫已兩載雖微  
覺其狡猾尚為安分不料其處心積慮忍於一發也

十三日命奴子清晨至別墅發遣翼仲旋來云昨日下午堂求去  
今日又涕泣請留其如駟不及舌覆水難收何鄙意如勒勒  
驅邪速速如律令勒安得并州快剪刀翦取吳松半江水翼  
仲則為賦猶抱琵琶半遮面之句此篇文字無可下筆聽客  
所為而已

十五日寅正登車至西苑門外候一時許始排班至儀鸞殿引

見

十六日報子來京察引 見蒙 恩記名以道府用上屆史館  
惟昌熾一人向隅此次亦推一人獨膺簡在天道盈盛於斯  
益信

十九日閱邸鈔奉 諭旨所有此次京察一等交軍機處記名  
各員著自本月二十一起按照名次先後每日二員呈遞  
膳牌伺候召見

二十日夜取唐廣明二年申家疇經幢校文訖

廿五日寫廣明二年幽栖寺經幢一通畢

廿六日寅刻登車至六項公所久坐繼進西苑門由外奏事官  
引至瀛秀園外朝房祇候辰刻 召對於 儀鸞殿東煖閣  
初次時 天惟恐隕越 聖顏溫霽已為至幸 皇太后垂

拘籍貫科分館差江蘇錢債米價有無教民會匪並問寫  
白摺否今年考試差否 皇上詢年歲若干綸音甚低次句  
恭聽不真 皇太后傳旨云 皇上問汝是新一等抑陳一  
等臣謹奏是陳一等 皇太后似動色即 問爾得過京察  
幾次 臣答云第二次旋 命退出

廿七日翼仲來寓云陳姬春夢漸醒知人海之大不少袁馬俊  
英皆非其匹頗有願歸之志其姊住常州城外湯長橋願往  
依之但其姊亦家貧無以度日為求歸橐並云毅夫之表弟  
張馥苓即日南旋可附伴余允給川資二十元復贈以三十  
金即駕車訪張馥苓乞其攜帶到滬之後交允之送之歸如  
此待負心人不可謂非癡絕矣

廿九日命奴子送陳姬登程從此天涯不堪回首深閨壓綫侍

媪隨身行素長途伶仃無倚撫今追昔當亦淚沾巾矣

三月

初二日相緣所致少鬻莫分二十金今日始送往其妻出見奴子云老母八旬孤子九歲族人皆凌侮之所居委巷華門圭竇八載詞林一麾出守如此下場前車炯鑑况一則有妻苦守於死後一則請絕於生前以此言之殆不如矣內子忽發德音欲為老夫納還

初四日夜就枕百感交集輾轉不能寐黎明始交睫夢中得二句云驪駒暗洒臨歧淚青鵲晴添樂歲聲下句不自知其命意

初五日周頌芬來未見帶到相緣書一函玉泉山石刻五通武當山石刻十三通

初六日寫開元廿年孟縣經幢一通畢

初七日得康吉書以開閣放姬為幸余前有函告允之云璧如珠玉書畫銘心之品一旦不翼而飛雖達人不免悵惘余藏書絕句有云山河泡影談何易一見公羊涕不禁又云參透子西茶具說不留些子着心窩非箇中人那得不焚琴煮鶴又得金句丞同年書贈陶朗先中丞遺集一冊中丞明萬歷丁未進士登萊巡撫為魏璫所陷斃於獄秀水人吳江籍亦吾鄉先哲也喜作一函謝之初四日空人為相得一姬劉姓天津小站人年十七歲豐頤垂下室人以為端重有福相今日送來覆視不甚愜老夫意

初八日得丁衡甫書武林人士欲為丁松生請 宣付史館屬查成案告以大臣傳京官須自副憲以上外官將軍督撫提

鎮卽潘泉有政績者亦祇入循吏傳循吏之外尚有儒林文苑忠義孝友丁君位置何席當先酌定

初十日寫咸通十一年甯國寺經幢一通並校文訖

十一日寫大中七年圓梵寺經幢一通並校大訖經咒題字皆右行經幢右行者所藏惟此一種

十二日寫咸通四年經幢一通並校文訖

十四日寫乾元二年施燈功德經幢一通

十五日得桐緣函在荆門舟次校拙囊籤出異同一紙又擬補歐曾等十四家又云新見宋刊施注蘇詩即邵子湘所刻之底本者冊有坡公三像次冊有覃谿小影每冊末葉有南雅詩餘泥金畫蘭梅菊其餘各冊長題短跋朱墨燦然或有用泥金及銀筆粉筆者真秘笈也索值千金予以五百金尚未

售寫無年月殘經幢一通

十八日寫無年月殘經幢一通

十九日校梨園店經幢序中訛脫多至三十餘字自唐以後今

日始發其覆

廿一日寄李亦元書繳書價九金得百城煙水一部鈕玉熙臨

野堂集一部范夫人絡緯吟一部燈下寫景德元年款可觀

幢一通

廿二日易實甫觀察來談贈所著琴志樓叢書兩函盾墨拾餘

一函非儒非墨非佛非仙一枝好筆如天馬行空不可羈勒

奇人奇才吾見亦罕實父自言為張夢晉後身僕詠唐子畏

詩云邢參寂默張靈笑雜沓同登夢墨亭今日登堂遂為詩

識夜寫萬曆廿年孫陸所造金剛經幢一通在虎邱靈巖寺

章藻所書即刊墨池堂帖者其名磨損并孫隆姓名亦摩去之豈以其為閩人耶

廿三日李亦元函來送至方氏書三種一崑山人物傳明張大復撰一匠門書屋集 國朝張大受撰一吳中兩布衣集兩布衣者陸鼎子調顧承醉經也索價八金平允極矣可見感之以誠無不應者夜寫遶大安六年廣因寺守恩所造石幢一通

廿五日至易實甫處送別已於今晨束裝矣其學問宗旨在一減字自教云一身減則無一身之苦一家減則無一家之苦世界減則無世界之苦芻狗萬物直欲駕釋老而上之可謂好奇矣吁嗟不肖久作鮮民季父見背同懷又毀三子皆先我游地下季父僅遺一弱弟不辨菽麥無事功之可言無文



章之可述子然一身溘先朝露如僕者真造到一身滅一家  
滅矣非實甫所能爭也夜錄至正五年神巖端公和尚塔一  
通

廿八日同鄉者館公祭先賢廖座師主祭師云王廉生祭酒為  
伯義奏請宣付史館列入儒林傳交禮部議伯義於漢宋兩  
家皆無撰述儒林實不合例以法梧門祭酒為例文苑傳中  
似可位置一席

四月

初六日謁廖座主未值留一函告以伯義前輩宣付史館宜援  
法梧門祭酒之例入文苑傳

初七日得仲午函新刻文勤師芬陀利室詞一卷

十四日明日 保和殿考試試差與蘭楫同寓國史館

十五日卯刻由中左門點名入登殿坐西偏余不能用佳筆  
尤不能用紫頰每逢殿廷攷試東家效顰益增其醜此次  
改用下等羊兼毫與東坡所謂三錢雞毛筆者正相似旁晚  
者皆匿笑然運腕時頗能觸挫如志惟意所假雖亦不工自  
適其意得失本非所問也

十六日閱卷派出徐相崇綺啟秀趙舒勉吳廷芬徐會灃阿  
克丹李殿林寶豐高慶恩寶禾年以侍講高熙廷以候補四  
品卿異數也禾年昨臨點未到今日恩命蓋早有消息矣  
廿三日在仁壽殿引見但見依山因樹樓閣參差彷彿蓬  
萊壺嶠可望不可即耳

五月

初三日聞義和拳匪滋事自涑水至豐臺鐵路焚斷並燬電杆

豐臺火車站房屋皆付一炬都中訛言四起人心惶惶昨日  
內外各城門及東交民巷使館皆撥營兵守護此事履霜堅  
冰匪伊朝夕三四月間即見廣場僻巷三五成羣練習拳勇  
口中喃喃誦咒其為邪術惑人顯而易見迺執政從而義之  
不惟不即嚴懲今逆跡已著所下諭旨猶曰恐有游勇會  
匪混跡其間是別之於游勇會匪之外也又曰與亂民何異  
是本不以為亂民也又曰良莠不齊是其中尚有良民也聞  
徐相剛相崇公主持甚力裕壽山制軍毓左丞中丞內外同  
心盲人騎瞎馬夜半臨深淵聞各國兵輪連檣到津又聞將  
各遣兵進京自貽伊戚何咎之有

初七日訪李亦元知續吳都文粹以僕求之急湘賓得價百金  
可謂漁翁之利矣又訪孫問清劉莪山在問清齋見元刻柳

州集與余所藏同一本但褚墨稍精良耳又黃勉齋集宋板元修明印又伊世珍娜嬛記舊鈔本前有祝允明屠赤水序後有菟園手跋潘鏐而刻皆未收前題吳郡姚茂善女績手次據菟翁云即其所錄筆跡秀挺頗有停雲流韻又影鈔本漢泉漫稿四冊亦均得自碧琳琅館葺山與余同表明回南後納二妾已有子矣又云在家檢得王懷祖先生漢書地理志攷証約三百餘條與讀書雜誌同者五十餘條可據雜誌補者有二十條擬取諸書跋通証明之為付梓

初八日聞京津鐵路又有警信訛言義和團夜誦咒有紅光一點上升霄際與星月相輝映謂之紅燈罩黃昏奴子譁言紅燈罩起排闥視之無有也人無警焉妖不自作傳曰國家將亡必有妖孽勵精圖治之朝何以有此

初十日何潤甫同年乃縈由府尹遷副憲昨承午來談云前潤夫有封事云義和團但仇教不擾民有古烈士風部勒之可成勁旅曾不數日有此超除其遺缺以王保之前輩補授亦舊學之錚錚者皆丙子同年也

十一日今晨見邸鈔有旨晚諭會匪中有云鐵路係國家所造教堂亦係教士教民所居豈得任意焚燬是該團等直與國家為難實出情理之外昨已派順天府兼尹軍機大臣趙舒翹前往宣布晚諭應即遵奉一齊解散若再執迷不悟即著大學士榮祿分飭董福祥宋慶馬玉崑各率所部實力勦捕刊刻賸黃徧行晚諭昨日榮中堂銷假始有此篇文字也十二日聞奴子言直省教民平時欺壓良善無所不為此次鉅而走險一呼百應蓋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然逞一朝之忿不顧

身家禍延於國其愚可憫今日有旨責成步軍統領衙門  
順天府五城嚴拏懲辦但願早獲首要脅從解散如天之福  
也

十三日聞趙展如尚書歸至涿州不能前進據其從人云甫出  
彰義門李民即列隊郊迎其涿州之頭目已具結允解散果  
爾尚不虛此一行也

十四日公祭副總裁徐壽衛尚書見錢新甫同年談時事日棘  
相與歎息新甫述駱公肅見啟映之之言駱云拳匪滋事東  
裝尚難定期啟云爾曰朝覆命日都城無鬼子矣從此  
可長享太平矣駱又言訛言亂民將燒東交民巷使館不可  
不防啟云紅燈罩自天而下不啻天火燒何能尤人噫吾輩  
無死所矣

十五日夜聞董軍戕一日本書記官火候漸熟矣

十六日東丞午得其復書云董軍所戕係日本書記官漢于歸云崇受之金吾馳往緩頰告以交涉事不能如此孟浪亦不允又聞端邸到譯署即改照會為飭知檄各國使臣此後毋許傳教所有拆毀房屋自行修理人命亦置不管德國陸兵五千已在遼各國兵亦絡繹到京津沽兵船已到二十餘艘甲午病在枝葉此番病在心腹吾生不辰不先不後逢此一日惻獨餘生本無有生之樂束手以俟天命可矣

十七日致紫東函探譯署消息未得復得相緣書摺差自津沽航海帶來又得藝芳丈書寄吉郵云京津道路尚通午後至鈍齋處並晤藥階共談時事色斯舉矣藥老欲請保送開缺以便束裝鈍齋云輅車南下之前必有眉目移步換形此時

未能膠柱鼓瑟復偕華階同至經士處略談經士今晨往訪  
康民云昨有旨派啟秀那桐許景澄吳廷芬至使館晤商  
請洋兵無進京各國使臣允兵至駐紮館中不令騷擾又聞  
董福祥召對後即統全軍駐永定門摩拳擦掌預備與洋兵  
開仗榮相檄令調駐南苑董云從前受中堂節制此時我面  
奉諭旨祇能前進不能退後榮相已退值再遞膳牌請獨  
對以太后硃諭出示之始允撤兵又聞康民近鄰一曹大  
夫教民也今日為拳民所戕遺二雛華陽不得不為嬰白惟  
恐波及惶惶戒嚴夜聞海岱門教堂被焚柯庭遣僕飛騎往  
探至兵部窪為巡兵所攔不能前進然聲息寂然亦不聞槍  
砲聲急往訪柯庭共商畿輔四鄉皆其所熟據云城中如擾  
亂鄉間土匪必乘機搶劫無桃源可避



十八日午刻西城根教堂烈焰冲天此即明東林書院故址有  
聖祖題通微幽境四字湯若望初來之館也宣武門外大  
街一浸會堂相繼火頽芝來略談息息去明日挈眷避延慶  
州日晡偕漢子訪風石即歸夜聞槍礮聲自遠而近砰鈞振  
耳人心惶惶既聞宣武門人如潮湧喊殺之聲鼎沸市肆皆  
焚香以迎乃知北人無一非混小子也卧後又聞喊殺聲如  
是者約兩次據云槍砲皆城上所發有洋謀攀女牆而登端  
卽傳諭迎拳匪首領進城抵禦此亦北人之言也默察人情  
如欲勒圍真有率其子弟攻其父母之象湯武以後僅見拳  
匪語云眾志成城又云得人者昌聖經賢傳之言其可信乎  
噫中國其將為印度之續乎

十九日午前賊線胡同一教堂又大洋兵馬隊百餘人駐宣武

門擊斃孝民十餘人並有途人被戕者洋兵終日巡哨至夜  
不息孝民亦不敢再至可見邪術能避火器之說全不足信  
皆端邸剛啟崇徐諸公釀成其罪可擢髮數哉奴子輩尚百  
方回護之云神未降或云洋人皆脫帽厭勝之所以術不靈  
被擊其心如鐵石不可轉也浩劫將臨非可挽救日暮聞鞠  
延自南來由京至津道路尚平安明日即與柯庭挈全家南  
下即命南僕僱車送室人及子沂附其伴同歸僱車甚不易  
幸先包一車復覓得一單套車包車每月十八金至津又另  
增十金始允展輪

二十日晨熹初上子沂隨室人登車明知再見難期不敢揮涕  
午後訪鳳石知大柵欄火因焚屈臣氏藥房延燒煙燭蔽天  
語謫之聲不絕歸後得蔚若書云大柵欄已焚其半卓軍入

城如火添油旋知前門大街西河沿荷包巷皆遭池魚之殃  
燎原之勢不可嚮邇即與漢于同車襍被至鳳石厲適屬石  
自內廷急召歸喘息未定云 皇太后 皇上召見六部九  
卿云洋人要約二條一天下兵權盡歸節制一天下錢糧盡  
歸徵收將不困矣我不畏死不走爾諸臣有何良策東華門  
外洋人馬隊馳驟開槍烽火駭駭將及宮闈端王瀾公澄貝  
勒濂貝子主戰甚力徐小雲立豫甫兩公與廷爭詞臣憚薇  
孫朱古惟輩從而助之皆不能奪 皇太后即命徐用儀等  
赴使館議款其勢必將決裂億萬生靈亡無日矣適伯葵前  
輩父子偕來約明日同出德勝門外以避其鋒夜知前門之  
火由西月牆燒入薰樓亦付一炬至東交民巷西口而止所  
有金店綢店參店土藥店洋貨店列肆精華盡為祝融收去

無慮數千百萬即此已為未有之奇災矣

廿一日黎明命僕詢伯葵則已出闕閤矣即展輪繼之草耕請附載僅攜一被既登車見疲驟不能任重復請去亦不能強也踉蹌之態過於杜老麻鞋矣出德勝門先至北城兵馬司署吳麟書同年處卸裝知伯葵厲萬興店往訪之並見陳夢陶共商賃廟居之議不能決夜為蚤蟲所苦不能眠

廿二日大雨土膏深透揭竿之民可歸隴畝天心或者悔禍乎伯葵以郵店嘈雜三事大夫千夫所指未敢久留仍還廬以一字來告余仍在司署宿戎瞻四方威威靡騁統室旁皇憂心如灼

廿三日開霽正擬進城適金僕自津還云南下者至蔡村知天津已開仗不能前進在通州住一宵仍折回京子沂姑姪已

在厲矣即告居停匆匆歸據子沂口述云途中團民絡繹不絕或數十人為一隊或百餘人為一隊鐵路洋人時時為其攻擊無從奮錘又云南下車夫豁空無厭余兩車極馴良然相形之下亦不能不破格先後所費已逾五十金矣

廿四日致佩鶴緘還書述子嘉之言云戰局已成生靈禍亟一人一家不足惜如廟社生靈何謀國者之肉其足食乎

廿五日東鄰趙姓僅隔一舍教民也前日已逸去今日午後忽聞鉦鳴急啟戶視之團民紛集頃刻火起西頭一家又火剝膚之灾可畏急命室人趨柯庭室暫避羣僕惟羨旃檀東向叩頭殷宅一僕稍有識升屋覘之云如實遍處此可以破壁而出街民寂然亦無以杯水救火者聽其自焚自止徵天之幸幸未延及迺餘燼未息瞥見西單牌樓二道街火又起即

趙姓所設之鋪也延燒二十餘家此等局面不獨平生所未  
親實亦亙古所罕聞遶天俾怒何其酷也

廿六日大劫驟臨天荆地棘北人惛然若寐南人則不待知者  
而知其不可為矣與子沂籌度或由旱道南下或往壽陽依  
秦介侯旱道十八站室人病體必不能支壽陽車價四套一  
百金廿八日有西幫大隊可附驛惟距故鄉愈遠糧匱恐不  
繼佩鶴寄孥於昌平距京七十里雖非桃源較困守危城尚  
寬一著決計往依之議甫定根生同年來亦有同志而未決  
去後函送宣戰 上諭見示小臣讀之但見王赫斯怒我武  
維揚不敢贊一詞也

廿七日送孥至昌平辰刻啟行至德勝門外停車訪麟書同年  
探前途消息據衛兵云沿途有教民搶劫行人稀少與子沂

再三斟酌既出矣壯士行何畏即驅車前進未至清河遇潘  
經士耿伯齊自延慶州歸下車略談云前途安靜各分道行  
五十里至沙河鎮白家店共途次遇團民數十人持刀盤詰  
室人下帷坐車中團民遽呼云二毛子二毛子者北人稱教  
民之詞也即奉帷示之余亦下車告以吾等係京官良善出  
走避兵將眷屬安頓後仍回京當差耳始連呼好人好人而  
去謠傳昌平城內奉教正在互關不敢遽進即在店中宿夜  
槍聲四起蟹蟲如恆河沙數四來嗜膚以一衣包置地中倚  
以假寐尚徧身奇癢肌肉墳起童年避粵匪之難亦未經此  
苦

廿八日凌晨登程二十里至昌平進南門先至韶臣前輩厠其  
子婦方分媿獲一雄愚夫婦不啻為之前導也斗室三椽不

能款客約至對門藥鋪小憩招葵初來共商賃屋有回民馬  
姓幫間之流也引往相宅數處最後得鹽店胡同揚宅草舍  
二椽室雖陋尚潔淨主人亦回民長者號鴻漸事耕作李號  
久高業骨董頗曉事縱論時局所見勝於士大夫數語即投  
契云不必論值即招匠裱糊整理煥然一新匠值二金又酬  
馬姓一金皆其所指揮也亦難得已久高云此間亦非樂土  
離此二十里入北山用扒山虎翻山行四十里有村人履齒  
所不到隘口僅通一騎若以二三十人守之可禦伏莽槍礮  
油帳皆已預備回民二三百人有急即赴之亦可謂有心人  
已藪莪生同日到此攔路牽衣求為賃舍其色墨其容如哭  
如笑頃刻之間跋往報來告以吾輩避兵時有匠人之懇如  
此張皇鼠竄人其疑我矣且告以生死有天命在徒懼無益



言  
三十二  
聞蔡相眷屬亦變姓名北來昌平本斗大一城遷客紛來房  
價騰貴一土室索直至十餘金糴米每斗八百文

廿九日至詔臣葵初處葵初居停趙靜瀾素封也所居三楹窗  
明几淨避地不可多得佩鶴與州牧裴君有年誼其同邑黃  
君欽齋為署中西席屬葵初往探都門消息日晡持其家信  
來云東交民巷已縱火開仗陳桂生侍郎至吏部驗勘槍殞  
一僕桂翁亦幾遭不測有三選人被戕皆甘軍所為也

三十日松潘鎮總兵閃君殿魁州人也亦回教久高所設骨董  
鋪即領其資本總戎曾官吾蘇撫標參將買宅於衛前街雖  
未往來彼此有地主之誼聞其次君厚卿讀書謹厚因屬久  
高先容欲往訪之而厚卿來先施午後偕久高往答並見其  
弟涓卿暢談既洽知兩君皆橘泉同年高足執晚輩禮甚恭

不敢當也。涓卿在武衛軍當文案日晡有聲隆隆然自南來。窗牖皆岌岌動如係地雷轟炸都城。其堪設想。又聞武衛軍大肆剽掠。孫徐兩相府皆為入室。胫醫以去。東單牌樓頭二條胡同官宅被劫者不少。榮相命誅十餘人。前數日菜市口亦有搶劫廣升店之事。肆八人於市始稍定。

六月

初一日矮屋打頭蹶曲而卧。粗糲果腹甘之如飴。奴子入市歸傳言昨日炸警係用大將軍炮攻西什庫。誤傷兵民百餘人。豈僅灑上棘門如兒戲乎。久高歸云津沽炮台復為敵路寇深矣。可若何。明日擬還城久高為雇得一車直京錢二十。留一日給十千。又至州署借民壯二名護行。葵初之力也。聞余子厚寓六合店。圍民指為奉教。又疑為大學堂將發難力。

辨而後得免

初二日晴黎明單車進城民壯二人荷爰以從耕於隴者擔于道者尚不絕五十里至青河尖甫下車傭保告余云六部點名查司官之擅離職守者有禮部聶君避兵沙河北路廳其紀綱送信遇此故知之也即命御者飽餐速駕傭保又言前路擊官車北來之車皆停輪於此無敢越雷地一步因與御者婉商沿途問訊相機前進彊而後可行十餘里至馬店飲驛於井間汲水者云官兵已絡繹開拔即搖鞭逕由德勝門進至則未見一兵先訪麟書同年未值即入城統西溝沁歸屬得鳳石一函東交民巷已燬其半西什庫未下翰磨而署皆為戰場六部官吏在西苑朝房辦事

初三日命廚人乘原車北去以寒裘二篋裝軟包並餼糧付之

訪風石握手談別後事可驚可愕伯齊歸後攜眷屬赴延慶  
州經士送蔚若擊同往出西便門即為圍民所執申辨不釋  
曳至壇中伯齊倉皇點香不然經士叩頭至地額沾塵土以  
為十字羣送至端王府告以某為戶部司官某為工部司官  
車中所坐者福建副主考吳郁生之婦端邸命婢媼出視又  
見老園始幸而免伯齊有一子攜婦先由津南下信甚惡余  
至昌平之後二日杜翹生同年亦避兵北來在西便門外遇  
圍槍刃交下生死呼吸士大夫之厄至此可歎也飯後訪靈  
壽芝未值旋函來云住內閣已旬餘寢平住吏部公所矍鑠  
依然誤國殃民真原壤之流也伯葵全家至婁山村暫避其  
地屬溱水夜雷雨如注兼以礮聲猛厲不啻昆陽城下

初四日得風石書云津防信緊武庫失守漢于即出城勸余仍

至吳同年處避之作南信一函寄康吉允之心蔡屬後事能  
達與否未敢必也廚人午後即歸持到子沂函云昌平亦有  
虛驚久高所籌之地亦有奉教真如水銀瀉地無孔不入茫  
茫天壤將安適歸

初五日已刻襖被至麟書同年厲聞楊若米宋捷三攜眷南下  
亦為圍苦

初六日致相緣一函云大劫驟開逃死無所公福人也敬以身  
後為託

初七日大雨如注城關之內音耗斷絕惟聞東城槍炮聲隆隆  
震耳禪中之燕跳梁自若況跋浪長鯨乎雨窗寂寞履緝孫  
子授師傅王侍郎文錦傳是亦在匡之絃歌也

初八日廚人承持到佩鶴函云有旨催各督撫派兵勦王召

直隸藩司廷杰進京又聞諸英俄日三國調停然何以攻之也又聞黃慎之學士為國民劫至莊邸三日未歸麟書歸云袁慰帥軍為國民所逼不得進午前國民大隊紛紛北下云赴沙河勦二毛子

初九日晨起即聞砲聲隆隆晝夜不怠較前更厲廚子來云西直庫炮台工將竣有大舉請留此以避其鋒夜聞昨北下之義園已凱歸據云冬瓜村有教民七八十人假圍肆擾已盪盡矣其地距昌平十餘里作七絕二首擲筆長歎前有 旨派李端遇王懿榮為團練大臣今日聞黃伯香前輩派會辦團防事宜

初十日兩旬以來喋血禁城之內羣情鼎沸奔命不暇今日始將身所親歷按日記之天造大劫如火燎原方興未艾何日

期至即於何時絕筆亦未知朽矣殘蟬飄零何所麟書同年  
入城歸云津有圍首曹姓驍猛善戰擊敵紫竹林頗有新獲  
余向讀國風不得其解今始知風字當與左傳瘼字義同參  
亂民猶瘼也亂臣猶火也瘼挾火勢上攻披猖莫制遂成風  
症亂甫起蔚若告余云譬之弱証臨危忽見強脈堅動如往  
孔大如革躍躍然出魚際不可治也漢于函云心君亦願得  
甘平和中之劑疫火膠凝投之不受皆此意也夜炮聲大作  
如連珠石破天驚山崩地裂西什庫台工竣矣搏兔如此搏  
象奈何出爾反爾更若何麟書之小阮斃儀庭詩書不多中  
毒已深前日求為曹邱生告以此時人人性命不保何暇說  
項今日忽堅請為其伯父言欲入義和團又示其致宋捷三  
書以毛遂昌黎自命頓足咨嗟云文人之厄何至此何至此

若懷奇不遇大發牢騷者問客何能容無能也噫嘻大劫臨頭尚不知苦惱眾生我佛菩薩亦無如何也

十一日大炮砰訇夜始暫息吳廚來持到鳳石函云紫東康民根生三家眷屬今晨赴保定莘耕同往其家望後亦擬赴衛輝依同鄉汲縣令李子明又云津圍有捷音佛心歡喜命大阿哥向東南方叩謝此圍規也可謂篤信矣又云黃慎翁以私自出京交刑部兵民洩昭信股票之憤也午後韶臣誦範自昌平來知葵初之居停趙靜淵以資豪于鄉不治輿評因曾納贖入法籍為仇家所劫持葵初慮波及已移厲龍王廟楊宅又欲徙婁山村避之麟書奉城諭帶圍至壇中稽察歸云圍規甚肅其首事云吾輩食毛踐土理宜報効有戰傷病卧者神附其體自言無害國將亡聽於神今而知盲左所記



石言神降不為誕矣

十二日飯後別麟書繞西溝沿回廊鳳石往還四函其初欲至  
衛輝依李子明以餉不足改計至保定府最後又欲至行唐  
依永詩師根生同年放保定遺缺府明日謝 恩恐宣武門  
晚開來下榻扼腕時事切齒於僨事諸臣朱古惟學士上疏  
請保全使臣不能得禁相懸停攻牌大書高揭而兵圍熟視  
無覩攻之益猛蓋朝廷之威令已不能行矣

十三日作文一首構思已數日矣今日始脫彙命曰陽九實錄  
比杜牧之罪言等韓非之孤憤可作誅孔光疏可作討曹操  
檄

十四日致根生丞午二緘根還書云馬軍攻紫竹林有勝仗津  
防目下可無慮又云翰林院有人疏請誅合肥噫嘻此必山

東辛未老前輩也非此老無此糊塗丞午云江蘇四川湖北督撫請停鄉試已俞允即日揭曉

十五日午後久高來持到子沂兩函急欲脫身初欲從鳳春至衛輝既聞綱齋使鄂亦欲從之出都本非劫中人出死入生自是正辦但今日已奉 旨直省鄉試改於明年三月舉行出使諸公皆回京供職惟有根生出守或可挈之去耳寄鳳石一紙又東漢子借車運物至昌平日晡子嘉來談切齒羣魔以為天道好還欲稍緩須臾死以觀其流極

十六日作函詢鳳春行期則已於今日出園門矣蔚若夫人欲隨往為子嘉阻而止西直庫炮聲又作砵勺徹曉

十七日午後子嘉來談至暮根生又至云過二十即出都壽州相國全眷赴趙州同行又云諸園使臣尚無恙今日有照會

請其移居譯署如有不測惟保護之人是問似仍有修好之意然日未落而東邊槍礮交轟又勢若山墮矣昨風石有函云轟功庭死於圍美其名曰陣亡今日有旨責其辦理防勦種種失宜業已革職留營觀其後效又以臨敵捐軀尚非退蕙者比仍照例賜卹欲加之罪何患無辭自壞長城可惜可惜爰練反戈相向在目前矣

十八日午後風石來生甫定往詢天水尚書已退直矣即往長談復來告曰亦無異聞但云禍福在天無可挽救當軸之言如此吾輩又何望乎又聞今日有旨京官擅離職守者皆革職告假者姑勿論致佩鶴緘還書云南皮領袖南省督撫合疏云飭上海道與各國會商外者且毋開釁中外各自籌防互相保護以待朝廷指揮有 中旨稟答

十九日午後聞市口決囚男婦六七十人皆白蓮教搜出業人  
紙馬并冊籍一本姓名鄉貫所授偽職詳載無遺按圖索之  
尚有漏網亦園民所為也與所仇之教未知宗旨同異何以  
不先不後同時並發昔聞屠伯聖明之世不應有此寫開業  
寺香幔一通

二十日午後聞渭卿來云津信惡東門譙樓及督署西花廳皆  
燬於礮即函告佩鶴又得其復書云傳聞李鐵帥調北洋亦  
未確

廿一日鳳石書來云津郡失守裕宋兩帥退駐北倉德軍馬隊  
八千人長驅欲下誓取樊將軍頭以雪大恥

廿二日得署中知會明日八點鐘崑徐兩相國接見因衙門被  
燬暫移北溝沿祖家街廂黃旗官學得佩鶴書附示管士修

書洋兵猛攻北倉適姜桂題一軍自豫來前後夾擊斃洋人無算或云夏辛酉之師姑妄聽之

廿三日辰刻至官學同官均集候至午刻兩學院始先後到點名而散實到百二十餘人告假者不及二十人詞臣無負朝廷矣歸屬漢子亦從禮部畫到歸忽欲圖南云子嘉送蔚若春南下渠與蒿隱子皆附伴子嘉無款漢子更不名一錢統歸延陵支應到克州後由子嘉籌款到揚州後由漢子籌款如此通力合作不為非策揮涕而別致鳳石函復書云八省督撫聯銜請和團甚不願難保無蕭牆之患明日宜北征即作一函告佩鶴亦以此諷之

廿四日午前訪鳳石通潘經士自延慶州歸亦來談知延慶團甚橫流寓者時為凌負飯後出北關至麟書同年處

廿五日子沂函來云昌平得津郡警信頗有風鶴裝刺史先為  
民望欲寄紼於房山縣之上方山即雲居寺小西天也其地  
去昌平百餘里道險不通車馬吳廚來云市口又決囚男十  
餘名女工十餘口亦白蓮教也真不可究詰矣麟書語余云  
是與基督二而一者也又云某處設陰魂陣剗剔孕婦男女  
裸而交逐以禦圍神皆不能進嗟乎吳廚之言宜爾非所望  
於麟翁也忽悟得中國之亡亡於學究亦亡於小說書馱子  
又悟得論語六蔽當有七蔽蓋佚好忠不好學其蔽也妄二  
句

廿六日 皇上三旬萬壽令節病不克祝嘏

廿七日寫善權寺經幢一通畢又錄句容唐幢一通無年月

廿八日經士來欲為不速之賓適麟書歸殷然留客即為掃榻

日晡韶臣自昌平歸亦過此久談丁衡甫毛實君丁春農三  
 同年皆黃緣宋祝帥咨調捧檄而去實避難也襄平盛怒先  
 移文宋帥知未赴營即咨軍機處撤銷衡甫記名先聞缺聽  
 候參辦又移文各署私自出京之司員皆照此辦理再韓云  
 翰林院尚無適亡詹事府實缺即有出京者至工刑二部則  
 如亞飯三飯四飯之去魯幾於曹部一空矣經士述其堂官  
 淞壽泉司空之言曰子毋恐神許我殺鬼子矣安有神而食  
 言者乎又云前日團民獲一人鞋底藏利翦以為白蓮教送  
 團防局自認小絡兒團練大臣李侍郎王祭酒不能詰請神  
 訊先一團神降云俺周倉也其人可殺速取刀來旋又一團  
 亦神降自稱鴻鈞老祖力辨為善類且撫其頸曰神有頭在  
 可保也張曉九侍御在旁笑且怒然終不敢置一詞又云莊

師之効立豫甫也亦據神言定讞赫赫明明日盛在茲矣麟  
書云園民燬西醫學堂得一赫然而僵者以為人腊也大詳  
既而知為蠟人前月飛仲告余云某照相館被焚搜出廣東  
鮮荔支傳觀以為挖人眼珠莫不皆裂髮指而不知其甘美  
可食也見素駝為馬腫背今日之亂市虎訛言十有八九  
廿九日午前歸廬即東鳳石詢和局以戰事對

七月

初一日昨日傳知館吏今日堂期伺候東華門道尚梗由西長  
安門進

初二日東經士借歸昌平山水記一冊倚枕閱之前在州中聞  
雁子口殺教民十餘家其地通黃花鎮即十口之一也

初三日李鑑帥到京召對兩次矣宣室前席之詞宗社安危所



繫以一函詢鳳石云聞與八省督撫公疏若合符節又聞面折崇公極中肯綮

初四日晨起見 硃諭吏部左侍郎許景澄太常寺卿袁昶屢次被人參奏聲名惡劣平日辦理洋務各存私心每逢召對任意妄奏且語多離間有不忍言者實屬大不敬若不從嚴懲辦何以整飭羣僚許景澄袁昶均著即行正法以昭炯戒欽此正在展餐不覺投筯浩歎許君無親面之緣重黎則素交也莫須有之獄後世自有公論無待余之頌冤卽師之獄履霜甫兆至瓶公而大著至兩君而清流之禍亟矣實鳴犢誅矣可以出國門矣佩鶴函來即作書訂明日同襍被至龍王廟

初五日黎明喘不止佩鶴來見余病狀知不能北征請先出城

相度歸後以一函來云所賃之椽大殿西廡尚有北房三間可為齋室及僕人起居之所

初六日清晨趁早涼襪被出德勝門先至麟書同年腐飯後即赴龍王廟寺僧出迓面目可憎語言無味其地在一高阜上所居三椽極為爽塏廣庭雜蒔花木大甕一蓄金魚十餘頭明窗淨几位置不俗殊不似其為人耿伯齊赴延慶州停驂於高升店來談面目憔悴失其常度士大夫之阨至此可憐可歎

初九日午後經士自延慶州來叩禪關請見形色張皇詢之知以前此出彰義門為團民劫持莊邸圍首出為解圍未有以報今責言甚急余曰子非教民何惡之有盜跖見銘而喜宣惠無術以餌之邪聞師鈔李端遇兼署吏左徐承煜兼署禮

左南北吟城牢不可破豈但閩人不堪作相邪

初十日旭林知余久病自城南遠訪僧寮可感也暢談而去昨  
寫天寶十二年釋金仙幢一通今日寫峽石山福嚴禪院潮  
公和尚塔銘畢

十一日柴升來持到佩鶴一函知津沽中外之師以運河為鴻  
溝李鑑帥已請訓出京即日赴前敵錄太平興國九年神福  
山普安禪院惠斌和尚塔一通

十二日錄泰和八年劉公墓經幢一通昨佩鶴函云李鑑帥奏  
調部院各員有王梅岑馬積生王澤寰兩王君皆舊學中百  
折不回者鑑帥方略於此可見

十三日史館堂期由德勝門進後門自東華門入甫下車見廉  
生前輩吉甫同年知北倉無大警在館中晤王篔東云洋兵

有圍犯保定截我運道之說自是扼吭之計然未必如是持重也散後至馬大人胡同謁襄平師未值歸後錄正隆三年僧善公狀迹記幢一通

十四日午後方擬再謁襄平而鳳石函適來云十二日楊村失守裕刺軍自截宋馬兩軍退駐蔡村噫寇深矣非吾輩熱中時矣寫天禧四年維那耶榮等十六人造經幢一通夜睡後麟書來隨健兒十餘人橫行入座此老壯心未已也

中元日遣伴持鳳石函進城歸以復書來又得佩鶴兩緘鳳云出城容易進城難事急當至萬正義塾克教書先生又云浙之衢州蘇之徐州土匪羣起衢已陷兩屬邑又云旅順一帶糜爛金復海蓋皆為敵騎所至又云十二日有旨授合肥全權大臣佩云已電各國停戰如能耐心十日或有轉機承

午到虜見訪未值留一函而去亦望合肥如望歲又云有

旨催李鑑帥赴前敵其麾下張春發夏辛酉兩軍皆勁旅但  
新到喘息未定耳不知此次外人所要求者必在割地償款  
通商之外彼可出諸口合肥不能達之政府雖授全權之名

徒託空言耳代當軸設身處地如鼠入牛角竟無轉圜之法

十六日午後佩鶴偕其客繫映甫

崑山人

並挈兩子誦範希賓來

云順治門已閉自西便門出途中行人絕迹乘車出者警勇  
見即要而奪之朱輪華轂頽首奉命余虎恩新募一軍駐才  
威館宣武門大街飛彈如流星校場胡同已有途人被擊噫  
禍不遠矣此地亦未可久居命奴子雇車至昌平不可得

十七日午後聞潰勇北來棄甲曳兵充衛塞屋皆晉威新軍也  
商民罷市車馬為之一空據云游河已不守函詢麟書則云

此軍至通州聞槍聲即潰實未嘗遇敵夏辛酉一軍方有捷音洋兵安得長驅直入乎嗟乎此其所以為麟書之言歟聞徐小雲揚豫甫兩尚書聯仙衡閣學皆斬於西市前月二十日召見羣臣三公與許袁兩君主和議廷爭甚力皇上執許侍郎手痛哭為諸凶黨所側目今日遂無噍類矣強敵在境先修私怨嗚呼痛哉

十八日德勝門不啟鍵城中消息隔絕不通但見潰勇三五成羣不絕於道搶掠之物即在道旁插標售賣余告佩鶴此時不走更待何時奴子往僱車仍不得最後在積房得一兩人倚輜即發引之魂與也索直六金笑而允之議甫定即請蓋知其不願行聞麟書有一車函往借乘約送至沙河即歸未得請且云日內並無寇警何必汲汲此老翎塗不減剛啟諸

公亦不復再與函辨安步當車二十里至清河或有小驢短雇即促奴子束裝以待

十九日淮海父子凌晨先發余待至已刻麟書為覓得一薄笨車價四金時德勝門雖閉關西直門尚可進即命吳升歸廡並以一紙諭柴升令兩人居守吳府隨余北征赤日高張炎威如火道旁有賣故侯瓜見即噉之如飲瓊漿車行甚駛日卓午即追及淮海於清河同至沙河尖郵店皆為逃勇所佔求一餐不可得即驅車行未至昌平南關天驟陰晦雷聲殷殷旋微雨沾衣四野曠無居人惟恐不得棲止顧御者曰車驅之車驅之及至城門雨勢漸急到廡則滂沱如注矣老妻相見慰勞云此間知通州已陷警報頻至望眼欲穿矣

二十日午後佩鶴來州民金姓太平倉花戶也有人自都門來

云東便門齊化門外洋兵前驅已至聞者皆疑信參半圍民  
猶招搖於市

廿一日午後訪佩鶴見一人哭於道詢之昨夜洋兵攻齊化門  
使館出柙之虎鼓譟應之炮聲大作火光燭天棄其妻孥隻  
身徒步至此嗟乎小臣早知有今日矣旋聞潰勇蕩湧而來  
城外已十室九空昌平無北門東西南三門皆閉東西二門  
並棄土塞之城雖有武弁無兵無械相顧束手參將先棄  
印逸去日晡天大雷雨潰勇露處者皆攀堞而登南街一帶  
首當其衝立刻大亂居民皆閉戶不敢出但聞槍聲四起連  
珠不絕幸岑雲階方伯統馬隊百餘人駐此霸昌道英觀察  
與有舊請其彈壓即列隊而出槍斃六七十人始竄去州牧裴  
君號訪白安徽人老病頽唐不發一謀先去以為民望岑方伯亦拔



四十四  
隊至居庸關人心愈形慌亂久高亦於夜半送其眷屬往北  
山狼狽登車余以一身外無長物黑夜歧途去將安適高卧  
不起

廿二日晉軍甫飽颺武衛軍又至土匪為之鄉導挨戶傾筐倒  
篋殷實之家無一倖免余所居在委巷中蓬蒿塞徑白板雙  
扉黯黯無色尚無破開而入者自牆缺探首下窺人聲鼎沸  
負載於道往來梭織詔臣庶南街為四達之衢昨日已有潰  
勇入室不能安其居晨來與九畧商允攜其眷屬倉皇至此  
葵初昆仲亦欲來暫避以地窄不能容辭之久高眷出城十  
餘里陷於淖不能前進斷炊飢甚遣急足來告其家蒸餅餉  
之

廿三日潰勇陸續北去土民擬拾殘瀟寸絲半粟幾無孑遺午

後久高春狼狽歸云同行者以慢藏被劫久高亦失其車驟  
賫糧饋寇行路之難本非所宜亦幸而未往耳廖座主一僕  
來云師微服出城將至昌平求稅駕地即商之九皋其所設  
常生齋骨董肆中有西房三間可以下榻即命其僕返告薄  
暮師駕始至因待掃除先至西鄰一民家暫憩時出門尚戒  
嚴踰牆往謁執手慰勞始知師於二十夜子刻徒步出西直  
門王中堂貽一騎兩僕掖之行遇潰勇時避高粱中三日間  
開始達此失去一小僮無下落即饋粥一甌佐以兩肴不啻  
蕪羹亭之豆粥矣聞 皇太后 皇上亦微服出走駐蹕貫  
市

廿四日聞裴州牧回城出示安民禁止搶掠人心稍定

廿五日晨至佩鶴處見孫子鈞吏部亦自都中逸出告知咸陽

之火三日未熄王侯邸第被劫一空巨室奔避至有不及衣履者攜兒覓婦襁屬於道雖曰天命豈非人事哉歸後顧康民來孑然一身求緝袍之贈祭與久高各假以敝衣一襲訛言合肥至京寓天甯寺

廿六日連日罷市家無宿存者幾斷炊今日始有蔬果糧食出售

廿七日自城中來者皆言九門各有洋兵把守盤詰甚嚴團民奔勇皆殺無赦或云焚殺甚慘城中已一片瓦礫或云市肆不改言人人殊當是各國各分疆域待我漢人旗人亦不同耳詔臣攜春歸舊集

廿八日康民來云有人出都者見在城告示有洋兵入城和好在即居民人等各安其業云云又有人在德勝門外見明治

三十五年告示奴子入市遇書估諱篤生廿六日自京來云  
各國以前門為界外城前門東為俄法西為英美內城東為  
德國西為日本英美政寬俄法政暴故西城尚有完善之區  
東城已寂無人迹此次兵禍旗人職為厲階故各國視之若  
仇讎八旗子弟之隸兵籍者婦人之旗裝者被禍尤酷洋兵  
入室金銀時辰表外無所取間亦翻箱倒篋但不至傷人耳  
又有人言今日洋人已禁止殺掠九衢各樹一大旗有擾民  
者可至旗下控訴篤生約金和明日同進京詔臣處一僕亦  
願偕行

廿九日金和辨色裹襪登程勇往可嘉可以媿僕妾之負心者  
矣聞恭邸三格格避兵樂堂村晉威新軍奉撤往迎護州中  
亦遣二役往村民皆不納且竊之此非奇貨何可居邪又聞

潰勇至關溝岑雲階方伯設炮於隘口轟之斃無數復潰而南皆為鄉民截殺又聞 兩宮移蹕懷來縣城外二十餘里

八月

初一日洋人之陷都城逾十日矣中國君臣陸甌不顧聞洋人頗欲言歸於好舉朝無與接談者尋至王中堂宅有波孫留守云吾祖已出京矣午後康民同年來談云有人見飛騎四人擁軍北去云往尋慶邸夫以宗廟社稷孤注一擲素如敵屢此亦洋人所料不到此也得詔臣書知左笏卿前輩亦到此作七律二首

初二日金和約三日返昌平逾期不至不無懸盼訪佩鶴知朱益齋前輩遣其子姪入城無恙當不至有波瀾也佩鶴云有人見約款十二云從王康生祭酒處傳來一索義和團主謀

二天津作為萬國公地三東三省亦作為公地四以萬壽山  
為各國使臣駐京之邸五普收天下錢糧一年六 皇上親  
政七焚燬教堂願不索賠其餘五條未詳但合肥尚未北來  
行在亦未派王大臣議和此約從何而來亦姑妄聽之而  
已又聞此次漢人派隨扈者惟李蔭焯葛振卿兩侍郎何潤  
甫副憲又聞榮中堂無下落樞廷若無此老輩盲摸索益俟  
俟已作七律六首

初三日枕上聞阿和歸知三僕皆逃二吳不足責崑升良心漸  
滅矣幸有一舊僕留守破書殘帖尚未如金杯之羽化洋兵  
紀律不嚴頗染中國弁勇習氣旗民蹂躪尤甚傳言襄平師  
吞金自盡崇公穴地為坎驅全家同殉讀書數十年至於喪  
家亡國誠不如不識一丁者猶得保其天年矣鳳石前輩十

七日入直出西長安門即失其車馬廿一日乘車出西直門  
遇董軍被劫復折回城內徒步微服出走不知所往伯葵前  
輩不至保定即至婁山村采南同年全家在京僅存十日糧  
市中糧食搶掠一空持兼金不能致斗米廿八日憚薇孫同  
年約子齋尚書敬信見洋酋於使邸請其約束兵丁無擾民  
又電催合肥北上但聞兩宮已將自宣化移蹕大同去京  
愈遠奏報愈難此局不知何日收場吾輩亦不知何日始能  
安枕也

初四日劫運方輿首邱無日士林兀坐百感填膺聞有滿軍機  
章京某致書廖座主洋人有款六條請慶邸即日回京定約  
又聞直隸提督馬軍門兵兩營將至昌平就食今日新州收  
許君東藩接篆席不暇煖黎明即出見馬軍門阻之許君勇

於任事下車之後人心大定夜大雨枕上作詩二首

初五日作七律四首前後共得十六首屬子沂錄出示佩鶴其復函來附至領班軍機章京惠純鍾佩賢請堂官轉奏摺稿報近日京師情形

初七日余家初至昌平斗米六百漸增至八百餘文尚不可得今日糴五斗每斗價九百二十文其餘油鹽蔬果無不倍蓰長此連延填於溝壑不遠矣奴子煮娃娃頭作餐余試取半枚噉之粗糲不能下咽曩聞沈叔枚師與頌圻尊人子永先生涂朗軒中丞共為娃娃頭會約期會食以當禪家之習苦行頗笑其迂今日始知老成有遠識也康民來云其家避通州東門內洋兵初至頗不擾民既因雨卒為土人所戕大肆焚殺東南兩門蹂躪尤慘其家存亡未知鞭長莫及言次聲



淚俱下子沂至佩鶴處初聞誤國諸凶猶慙忠 皇太后西  
巡背城借一又聞慶邸奉 旨入城議和將至南口許刺史  
已出城治供帳宗社安危在此一舉又聞襄平師廿二日正  
命噫其信矣較剛啟諸公終勝一籌可以見倭文端於地下  
矣俯仰私恩泣然流涕

初九日作七律二首正脫稿佩鶴書來以昌平厲舍雜感八首  
見示即覆一緘並以兩律示之

初十日門前有擔賣鮮鮭者以煮來其其味雋於江瑤都門所  
未有也昨作兩律枕上改定今日又疊韻二首哭袁爽秋太  
常呈佩鶴索和午後佩鶴來談和昨詩兩章出以見示並云  
合肥相國慶邸皆已到京洋兵至青河迺慶邸列隊二十里  
又云陳孟符高澄蘭兩同年處皆有家函述都中情形甚悉

崇公偕祭相出走又聞王廉生前輩王伯崇同年飛珊壽百  
福太史皆殉國難又聞各國索義和團主謀瑞肅二帥濶公  
剛相而未及啟趙兩公崑相請安措已微露端倪矣羣凶尚  
在肘腋必不甘束手就縛力梗款議劫 駕西遠皆恣中事  
耳又聞留京大小諸臣各樹標幟崑相裕壽田阿雲亭諸公  
為一班敬子齋憚薇孫為一班郭春奮與樞曹諸君為一班  
于肇若李亦元諸君為一班徐頌閣太宰與漢員數十人聯  
名具摺請安並請議撫又聞洋人指名索連文沖鮑琪豹甘  
大璋皆軍機章京也又聞拘崇受之尚書責以戕德使力辨  
而後釋又聞刑部監禁諸公皆已出獄龔照煥席慶雲已為  
洋人所用龔於永光寺街舊廬大書高揭總辦德國糧臺龔  
屬以是觀之徐子靜黃潤之兩公加人一等矣

十一日巳刻子沂入市歸云洋兵至市人狂走初聞在南門外  
旋聞西門外槍聲洋兵僅五六十人皆馬隊晉威武衛諸軍  
約三百餘駐此就糧不敢以一矢加遺棄械鳥獸散洋兵自  
後追擊之橫屍枕藉洋兵未傷一人揚長而去潰勇所棄糧  
械衣裝皆為土匪及練勇所獲並有要而奪之塗者弱肉強  
食出爾反爾中國人心如此軍律如此尚可戰乎日晡訪佩  
鶴略談佩鶴用余前韻作詩二首較裏平師見示枕上依韻  
和之或傳聞公未死即以為王炎午之生祭可也

十二日聞洋兵至貫市午後訪王聘三陳孟符久談聘三七月  
初卽到此孟符城陷三日始出同寓東街其居停卽閔厚卿  
也聘三云洋人入京後分兵下良鄉義和團尚未散聚而織  
旗日人又分兵至固安勦之此次兵災京南甚於京北又聞

王伯唐同年十七日即殉康生吉甫盡耗皆確為之憮然

十三日佩鶴次韻兩首見贈余亦適成兩律輒王伯唐同年即作一函示之久高有友自通州來云大孤屯教民如虎出柙有賈六者繼洋兵之後周旋而呼曰殺人者我也旋即縱火殺人無算道路間相遇彼此疑為教民彼此皆竄匿行人絕迹今城已墟矣康民眷屬不知能脫此浩劫否可為長歎

十四日鄰叟韓某廖座主之僕也今日至昌平云洋人入趙展如尚書邸斃留守兩僕內外搜括捆載以去平泉花木蕩無孑遺矣厲廬空邈不知能免池魚之劫否日暮佩鶴來索詩枕上作七律四首次韻和之

中秋日客中佳節黯然神傷以昨詩四首寄佩鶴日晡偕子沂散步至西門見雙扉半閉知城外有逃兵也民之畏兵甚於

畏寇事可知已夜復得七律二首仍疊前韻

十六日聞 太后將自大同移蹕西安故都父老日望鑿與之  
返此信傳來知不復唱念家山矣吾輩其填於溝壑乎作七  
律二首疊前韻

十七日作七律二首疊前韻

十八日聘三孟符同來雜談都中事知徐相騎箕已礪崇公殉  
于保定榮相為之視含歛又聞高熙廷寶禾年兩公亦殉難  
弘德殿師傅遂無孑遺今日之難謂不出於講筵啟沃其誰  
信之又聞日人以榮相不能死不能守又不能虜 蹕以出  
焚其邸第又聞俄日爭東三省俄使回國慶邸輓留之不果  
又聞合肥實未來駐節山左有 旨促十日到京夜聞礮聲  
殷殷然甚遠有戒心作七律兩首疊前韻

十九日午後謁廖座師適有紀綱自都門來持到裕壽田裕澤  
生陳孝碩三函云合肥未到慶邸未能主持和議往見各國  
使臣美日兩國外皆未得門而入壽田文為廖師覓得日本  
文憑並屬東文繙譯同文館學生徐士英到此照料師定於  
明日入都歸後聞閔厚卿處有信知宗養初侍御亦仰藥自  
殉作七律二首疊前韻

二十日閉戶作詩輓王廉生前輩熙吉甫同年各得七律二首  
振觸時事又得二首皆疊前韻共十三疊韻矣筆秃墨乾鼓  
衰矢絕不復能再唱渭城矣

廿一日午後偕子沂登紫極閣面南背城繞閣禾黍油油殊有  
野趣前殿院中拾級而登上為平臺臺有小屋三楹離立中  
供三教聖賢像下為閨閣頗似閨門之制正殿奉呂仙像上

有小樓亦可登眺龕側有銅磬珽駁有古澤摩挲審諦為崇禎六年製有昌鎮標下旗鼓旗牌及管作千總姓氏又有乾隆三十六年中敏恢復常住田記一碑中敏漢軍張氏此間其曾祖昌允所建也距閣不數武為小蓬瀛內有八卦亭其後懸一額曰幻雲左右翼然兩亭夾之左曰漱霞右曰環翠金碧燦然輪奐尚新庭中有老樹一株樹旁一拳石土人以為仙香火祀之又東行至財神廟讀崇禎十六年樊師孔增脩記既自東街歸遇淮海昆仲略談知佩鶴有四律見貽歸屬讀之其昌平即事二首有云邊關野色臨燕薊比戶民風雜漢回不覺傾倒唱和諸什此為弁冕矣又申自延慶州來云州中國民尚未散 鑿輿西狩湘撫俞中丞之子某部郎及懷來縣某令

曾忠敏之婿

為前驅少年喜事不無驛驛旗軍及

武衛軍更如飛蝗入境所至蕩然天鎮縣知縣已自戕子丹前輩可知其焦頭爛額矣行在從官寥落如晨星僅三十餘員萬禁齋一軍在昌平以南最為閭閻之害今駐南口聞軍律甚嚴兵有私鬪者即貫耳示眾所掠衣物聚而焚之尚不失為桑榆之補也

廿二日淮海有紀綱自京還途中衣貲兩次被劫洋人又驅之劉委及釋歸作華語送之曰勞駕勞駕聞京南圍民洋人日有俘誠大旗軍械首級車載而還昨有日本兵二千餘名出彰義門哀此下民將無子遺悠悠蒼天何其酷耶午後佩鶴來掖孫昨有函達淮海述都門近事云慶邸沿途安設馬逸先於十三日奏報大概情形再於十八日拜摺迎鑾電致上海通告各省車駕平安京師無恙合肥已有復電望後自滬



上啟節月內當可到京慶邸已先與各公使會晤要挾四條  
一下 詔罪己一清 君側一索賠款一俟禍首賠款辦妥  
始能將 大內倉庫公署退出總理衙門議有端倪即可先  
交出辦公以上四款在彼族似不為己甚但所謂禍首者藏  
伏肘腋已成社鼠城狐未易罪人斯得即未易言歸於好慶  
邸又飭總稅務司赫德與洋人議招商領洋票至滬運米接  
濟民食此持久辦法可見殘局之未易轉圜也吾輩其填於  
溝壑矣

廿三日午後訪聘三益甫其居停閔厚卿及朱益齋前輩皆在  
座孟符出示家言云有 旨添派榮祿為全權大臣會同慶  
親王李鴻章從速開議毋得一誤再誤似有悔禍之機矣各  
國布置漸有頭緒摸金搜粟不至到處皆然西直門南平則

門北本為日本駐兵之地意大利兵新到割以畀之意本資  
弱之邦飢不擇食各國唾餘搜括一空又聞薇孫請之慶邸  
立兩蓋公司從洋人處領票招商貿易都中百物騰貴香油  
尤缺乏若從昌平販往可得倍稱之息糧食蔬果亦堪獲利  
厚卿云此間雁平書院中有董香光重修呂仙祠記舊縣有  
二經幢貫市有魏造象書院中匠役可往椎拓但兵塵瀕洞  
議不到此耳

廿四日作七律二首

廿五日午後訪閔厚卿談良久聞厚卿所藏書云有錢叔寶摘  
錄六朝諸史典故手書稿本共六巨冊急索觀之乃雲間錢  
穀字子璧又號後江非吾吳之錢叔寶也後江與叔寶同時  
亦博雅好古買王得羊彌可寶矣厚卿於宅後建樓九楹尚

未落成引往登眺開北窗望城後虎峪諸山如在几案山後  
一峰高峙雲表云即長陵之主峰城中煙戶參差亦了然在  
目歸途訪韶臣聞今日州署捕得團民喬姓黃帶尚在腰際  
鞠訊不服揚言欲送都中聽洋人發落亦不懼其族父為之  
乞恩且強其叩頭仍作圍規以右手加額為禮此輩真慙不  
畏死矣夜驟聞槍聲如礮礮旋隱隱有炮聲作七律一首

廿六日黎明遣吳廚入都午後訪佩鶴過燕平書院欲訪董思  
翁碑絃誦闐然亦無應門之役廢然而返復信步南行折而  
東過守備署門外有昌平州免養馬碑記萬歷五年州官牛  
若虛立後有判官吳蘭吏目李麒等名氏下截剝泐無一字  
篆額尚完好道旁井邊一古柳圍徑二丈輪囷拳曲生意婆  
娑未盡徘徊久之歸後九皋自城歸知日人招商運貨給有

照票及彈壓告示其文云大日本軍事警務長官柴為明白  
劉切曉諭事照得園以民為重民以食為天爾號即須速為  
購買糧食以便民生本長官恐有不法之徒從中滋事特派  
兵周流以查為爾號保護如有持有糧食之戶以糧食賣爾  
爾須收買不得推諉買了即將其糧米轉賣與小民以便周  
轉此事爾號務與持平交易總以便民為主不得恃強居奇  
本長官實深厚望焉大日本明治三十三年八月嗟乎宛其  
死矣他人入室家園同悲可為痛哭又見廖座主致淮海一  
函云合肥廿一日坐安平輪船北來廿七八准可到留京各  
官合疏請 皇太后 皇上回鑾慶邸領銜又聞洋兵有至  
保定勦義和團之舉九皋云洋人令各胡同母得藏匿義和  
團互保連坐此輩恐無噍類矣夜作七律兩首

廿七日作七律兩首

廿八日作七律二首

廿九日早晨說傳燕子口教民將與城中富室朱氏尋讐以其為圍民主謀也州中遣人往解散池魚之殃不無惴惴薄暮吳廚歸帶到薇孫一函麟書一函薇函云慶邸得合肥來電廿一日乘安平輪北上計可到津和議在滬電商各外部已有端緒俄人已將譯署讓出為開議地步敬子齋尚書奉

行在諭旨署步軍統領日本聞信次日即退出提督衙門順天府亦退出榮相雖添派全權尚在保定亂民京南京東一帶到處層聚已定計派梅東益徐得標兩軍痛勦先期示諭解散脅從城中姜界安堵如故市肆全開人心靜謐又得又申函云京尹已派大宛兩縣諭令近畿各莊佃戶得容留圍

民孽獲即行送辦使五月初旬拆毀鐵路時即如此辦理  
功庭一軍足以了之養癰貽患誰之咎哉麟書廿一日洋兵  
出德勝門始遷龍王廟再移永安觀衣服書籍毀棄一空求  
仁得仁又何怨焉英界軍律不如美日之嚴敵居尚時有洋  
人入室搜括但青壇之外無長物可持贈耳西鄰趙尚書第  
又西為奎宅屋廬之外盡歸烏有攘臂隨洋人之後者皆回  
民也德界騷擾尤甚宣武門大街將為屯兵之地維鵲有巢  
維鳩居之佩老腐廢炭不免作七律一首

三十日得七律二首

閏月

初一日自城來者云敵映之尚書為洋人所得將甘心焉始知  
其並未隨扈亦未見機遠避老悖至此死何足惜但辱國耳

又聞佩老派留京辦事日晡有鳴槍於途者執送州署答之  
千餘釘錄收禁可謂雷厲風行矣乃夜十點鐘時即在敝廬  
巷口轟然一聲屋壁皆震急起披衣聽之寂無人聲但遙聞  
犬吠而已此警出人意外必有宵小伏匿意圖一逞涓涓不  
息將成江河靜言思之彌復可慮作七律二首

初二日昨夕之警不勝漆室之憂作一札告佩鶴請其轉告許  
州牧午後佩鶴以將入都來話別坐庭中談有驟逸出衝門  
而過賓主愕眙未能控勒女居停有責言是真欲使舜牧羊  
矣不禁破涕為笑作七律一首

初三日阿和隨佩鶴入都午後至東街散步由南街還途人執  
日本勦太平莊告示聚觀就視之其統兵官姓范大旨以日  
兵採買糧食為莊民所害遣師問罪於良民無涉云云薄暮

韶臣挈其子若孫來其孫方三歲個僕可喜與之果餌輒拱  
揖老人不覺開懷一笑旋而思之則又悲從中來淚如縷縻  
矣溫庭筠詩云擣麝成塵香不滅此恨此生茫茫千古

初四日吳廚之弟吳三倉皇至昌平持阿和稟云殷柯庭比部  
宅洋人據之改為安立甘教堂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洋兵先  
至剽掠教民繼之衣物搜括一空惟書籍碑版尚未動從此  
青氈之外別無長物無衣無襦何以卒歲淮海聞之駭甚均  
來慰藉余平生黃金擲虛化創鉅痛深如此次已數見不鮮  
皆墜甃不顧但時時拍捷一聲瓦片已成堆矣作七律一首  
初七日辰刻展輪回京未到至清河尖聞伯葵前輩廬舍花戶  
賈宅留一函以殷宅被佔事告之申刻至龍王廟寺僧出迓  
引至禪堂條衣瓶鉢劫掠一空余寄存翎冠亦化烏有滿地



字紙據寺僧云麟書衣裘六十餘件及書籍皆寄此亦蕩為  
煙塵矣日已斜曛急驅車入德勝門無譙訶者日人所佔之  
境熙熙攘攘往來如市至西四牌樓東為法佔西為意佔觸  
目蕭條幾無人迹至西單牌樓暫為英界雖有人烟亦甚寥  
落至厲啟先見洋教士適逢其上馬出立談數語搖鞭遽去  
入室周視參秀黍離不堪回首書籍碑版尚無遺失并位置  
亦未動惟銘心絕品之閒元善業望竟如金杯之羽化矣其  
餘長物無一存者研之罄矣何以為炊無衣無福何以卒歲  
鞫延之戚任姓字益之住余書室中察其神情必非善類請  
其移至南屋堅不肯讓阿和厲聲抗辯始快快襖被去中夜  
百感填膺雖入睡鄉神魂顛倒途中見誦範所携 上諭兩  
道一命李鴻章便宜行事不為選制一飭痛勸義和團務絕

根株使早如此辦理奚至於此又見合肥致直藩廷雍電信嚴懲逃勇通飭順直各屬將義和團改為練勇如有不遵即以軍法從事又聞道員譚文煥率團匪千餘人聞至保定省城廷方執而戮之譚亦參革又聞逃勇至某村莊有老道挺身出集資治具供其飽餐臨行又資以餼糧得不騷擾而去各州縣長官行尸走肉殆不如此羽流矣

初八日從佩鶴處聞合肥初十日可到京可謂珊珊來遲矣午後洋役失一炊鈔在任姓房索得之頗有後言余亦往覘見平時所用煙碟及皮冠煖帽皆為其所攫取兩官箱甚沈重疑善業塗及文房各物亦在其內善言婉導堅不吐實同在患難之中且係同鄉未敢咄咄相逼惟將所見者取歸而已阿和至昌平再四託之乃竟監守自盜喪盡天良抑何可數

初九日晨起聞任姓與阿和詬誶聲其言瑣耳奴子輩入室搜之始知書室中物洋兵分毫未動皆為其如取如携而去搜出茶葉藥餌紙墨等類善業塑造象在被窩中搜出即奴子之衣服亦為其搜去其餘乾沒者尚不少余且笑且憤不能再忍持真賊痛辱之意其難隱忍居此矣乃即往請佩鶴乞憐歸後又至廚房索餐有覘面目蕩無廉恥真濫小人之尤矣日晡洋人以名刺請往談其刺鄂方智三字標中國音余先謝其保護書籍又告以中國下位亦有讀書明理之士吾廬長物墮甑不顧惟聞瓷器尚在請其給還居然應允即導余往檢點亦十存三四而已

初十日得薇孫回信云合肥仍未到和局甚為棘手旋得佩鶴函云德統兵官瓦某率兵萬餘人定欲入都以兵事自任噫

中國瓜分之禍近在眉睫矣在任姓房中見一醴泉銘寶光燿然即非宋拓亦元時拓本也此必譚經先生舊物寶玉大弓其忍竊諸又一懷仁聖教序亦舊拓

十一日寫開成四年王斌造經幢一通當羣盜入室時奴子以衣服十餘件寄東鄰葉姓僅取歸皮衣兩襲其餘皆為乾沒昨任姓又攘一漆篋去今日又索還一被一褥中國人心漸減如此宜其不國矣

十二日訪對門勞君久談故兩廣總督勞公之孫示本月初六日上諭一道莊親王載勳怡親王溥靜貝勒載濂載溥均着革去爵職端郡王載漪着從寬撤去一切差使交宗人府嚴加議處并着停俸輔國公載瀾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均交該衙門嚴加議處協辦大學士吏部尚書剛毅刑部尚書

趙舒翹着交都察院吏部議處又有旨令崑岡諭祭克林德一壇靈樞出京着沿途地方官妥為照料回國後著呂海寰再諭祭一壇又電諭兩道一謝俄先撤兵一惋惜德使又聞各國漸可就範惟德音不嘉必欲端莊議辟又欲割我山東全境錄開元殘經幢額一通

十三日錄鮑陂里石幢一通

十四日佩鶴來談知有旨責在京大小臣工不能隨扈着各部院堂官遴選得力司員迅赴行在責內廷諸臣尤嚴切又聞鑿輿有西幸長安之說棄故都如敝屣吾儕小臣其淪為異族乎錄宣和四年西都汀里石香台記一通

十五日錄咸通六年青龍橋朱氏石幢記一通秦和三年謀國婁氏功德幢一通洋人在路南小胡同中為瘋人械擊旋拘

之去嗟乎今茲北方蠢蠢之民皆瘋人也執政亦瘋人也始為瘼狗繼為黔驢卒至鼠竄蠅縮七國之師長驅直入無能以一矢加遺殆瘋人之不若矣

十六日聞洋人在西便門北宣武門城牆內另闢一閤閤容人出入錄法慶寺真言幢一通

十七日聞對門勞宅言美日分兵勦圍日兵至延慶州亦有至昌平之說函告佩鶴請其轉達許東藩先事豫防錄開元廿六年龍興觀道德經幢一通

十八日東佩鶴書還知鹿傳霖入軍機松壽調蘇撫錄開元十四年丹陽縣造象經幢一通

十九日昨聞誦範赴昌平有接眷之意又聞曹吳翁潘耿五家亦將自延慶州結伴回京乃命阿和隨誦範北去途中察度

情形如往來不警即賦還歸之什聞合肥到京厲賢良寺

二十日子沂姑姪於日晡時回京不勝喜慰昨急就章一夕東裝盡攜行李入德勝門亦無盤詰皆奴子之力也錄稽古寺開元十五年經幢一通畢共七葉

廿一日在門口見一童子批故紙數十冊止而檢之皆天水尚書物也雖有善本皆殘闕且水漬書林浩劫真可歎息在佩鶴處見諭旨兩道一為七月二十六日罪已詔又一道二  
十八日求真言錄咸通四年王制造經幢一通又無年月一  
通

廿二日錄皇祐三年白衣廟經幢開元廿六年龍山庵經幢各  
一通

廿三日聞奴子歸言洋兵至保定官軍不戰敬以省城奉讓約

毋擾民此尚不失為下策保定為秦晉通衢其意可見恐太原西安皆非樂土也錄元和理番廳經幢大中二年扶風馬氏造經幢各一通夜校咸通八年南翔寺經幢

廿四日錄南翔寺經幢畢又錄十四年蕭王祠經幢一通夜校梅李燕支墩經幢聞對門勞君移寓至城南美界英官以有傷其國體而不允勒令移歸

廿五日聞合肥移文各國公使廿七日開議各國不允聲言非先得羣山不可天壤雖寬將無置身之地自貽伊戚嗟何及矣錄燕支墩經幢畢又校唐大中二年破山興福寺兩幢畢

廿七日錄大定十九年涿州清涼寺經幢一通

廿八日重錄涿州幢一通元氏幢三通



廿九日重錄經幢四通

九月

初一日得伯葵書已還西斜街舊廡約午後往談云洋人需索過甚和局難成不如速歸合肥師相與盛杏蓀京鄉集賢為義渡之舉京官之羈滯危城不能具行裝者祇須自僱車至潞河由通至津由津至滬輪車輪船之費皆由義助昔聞難民今為難官兩公高誼誠可感但如此還故鄉與魏公畫錦何如雖首邱非所願也重錄成化十九年殘經幢一通

初二日重錄獲鹿經幢二通

初三日至佩鶴處久談云紹甫同年希廉短衣買鹽花生度日園子先生至此真不忍聞矣重錄獲鹿經幢二通

初四日至賢良祠謁合肥相國未見見其幕中三楊君莘伯蓮

甫而前輩及儀卿觀察也詢義渡之舉云自京至楊村一段  
尚未定議聞剛相歿於太原死已晚矣一路自前門繞道而  
北東四牌樓以南滿目荒涼不勝黍離之感翰林院已付焚  
如其西鄰為鑿儀衛亦為洋人所佔滿街破斲皆印文公蹟  
初五日重錄獲鹿本願寺經幢一通

初六日重錄段公祈嶽降雨頌石幢一通子沂歸言剛相吞金  
自盡毓左丞中丞亦雉經死毒流兆姓禍延宗社溝瀆之殉  
庸足蔽辜

初七日洋兵之入城也日本最有紀律城北之民感之公送萬  
民拿美界繼之德兵蹂躪過甚亦以此媿厲之域內英界美  
界居民鋪戶無不紛紛效顰昔則挾及尋讎滅此朝食今迺  
忝顏媚敵載道口碑北人真無心肝矣重錄萬歲禪院四至

石幢一通

初八日重錄琛公塔銘一通

初九日徐供事來告以館中大庫書籍即古金匱石室如洋兵退出禁城即須派吏輪班值宿葭南來久談云日本使臣及統兵官因待中國太厚為其國主撤歸此必各國有責言不能不自掩其同洲之跡然而中國苦矣義渡今日見知單即不願歸者亦須書明姓名住址人丁幾口經士函來告云歲終當有辛盤之餽實則撫卹而已昔聞難民今有難官能無短氣重錄理公塔銘一通

初十日重錄珪公塔銘廣惠大師經幢各一通昨葭南云慶邸回京往晤各國使臣日使教之云為中國計第一請停戰第二急派兵勸義和團無令他國代勸失自主之權畿輔州邑

得不致大遭蹂躪者此兩言之力也為我謀不可謂不忠宜各國之有後言也

十一日重錄天寶經幢一通殘幢五通

十二日得佩鶴來送至鳳石一函云七月廿二日單車出平則門至黃村遇徐花農曾慕陶沈紫梅眷屬皆徒步八日而達保定家人相見再慶更生八月十二日挈眷至德州適聞召赴行在之旨集賢得千金以七百合贖家三百金作途費閏月初四日自德州起程十六至太原則 慶輿已幸陝復將隨蹕入秦此信閏月十九日自太原所發也

十三日訪蒞南經士薇孫皆見之知洋兵至保定教民在獄中者出揭地方官袒庇團匪自護督廷紹民而下藩司高驂麟首府陶式墨清范某令又一協鎮一城守尉皆被執各國請

命於德將軍瓦洛瓦批示云即行正法皆被戕矣惟沈子敦  
觀察未及於難逮至津門待訊又聞後孫公園德館有一童  
子飛擲磚瓦拘其四鄰李荔城侍郎及茂如之妻舅溫東甫  
皆鞭背至數十荔公絕而復蘇京朝大員被辱至此尚復成  
何國體又聞北人無知者尚有在街漫便德人見之即開槍  
日有轟斃者今日石駙馬大衛口有寶局英人往捕二十餘  
人皆牽之去一人拒捕亦為槍轟垂斃此皆禍由自取不足  
惜也又聞德人主瓜分之議俄英美日皆不願惟俄已踞東  
三省地秦半德人以此為詰難俄人立即交出合肥相國已  
奏派綽哈佈往收地以此觀之各國尚非不願和但即使言  
歸於好中國固不成為國吾輩亦無生理矣又聞瓦酋住儀  
寢殿人勸合肥往見云我一窺 圓明園言官即參我至於

交部嚴議若至 儀鸞殿更授人以口實矣僕屬那蘇軒侍  
郎往反首以官小拒未見

十四日重錄崇因寺幢一通常樂寺幢二通

十五日余初度之辰五十二年備嘗荼苦至今日而將為亡國  
大夫坐困危城如淪異域與室人牛衣相對揮涕霑襟不堪  
回首午後宣武門外東首煙焰沖天子沂歸云當在琉璃廠  
西河沿左近德人修拋磚之怨縱火焚民居蠡愚鹿豕愍不  
畏死然亦酷矣重錄唐本願寺經幢二通

十六日重錄殘經幢一通內侍省眾寮經幢一通

十七日復生來久談廣西華門內養蜂夾道城破之日洋兵殺  
人無算綺華館機匠蘇州槍斃十一人杭粵各有遭劫者但  
聞槍礮轟擊聲婦稚呼救聲街上尸骸枕藉洋兵驅華人昇

而埋之春錫既畢即將昇屍之人盡行擊斃亦埋坑中旗人多舉火自焚或闔室雉經大約禁城之內百家之中所全不過十室今高門大宅尚有虛無一人而遺屍未斂蛆出戶外者雖青燐屑揚州十日記何以過之相與太息重錄唐殘經  
幢一通

十八日錄保唐寺毗沙門天王燈幢贊一通重錄軋甯元年卧龍寺幢一通

十九日作印若一函并唐善業塗造象交子沂帶歸屬印若售之同好為亡兒謀窆窆洋人挨戶命點路燈

二十日廚下水甕堅冰已厚寸許篋中無薄羊裘仍禦舊縵袍內繫絲棉襖一件猶是三十年前慈母手中線孤兒不肖一寒至此俯仰今昔不覺愴然涕下錄開元寺經幢二通

廿二日得楊葵卿函云有滬友問訊約往面商將伯助予殆允之也至佩鶴處聞德人分三路進兵入秦將要 聖駕回京其略定保陽即是此意不出鄙人所料也又聞廷紹民之死洋人云以中國之辟代國家行刑不以槍斃藩集以下尚未及於難又聞張錡濤劉峴莊兩制軍袁慰庭中丞共籌二萬五千金以五千濟行在各官二萬津貼京官明日在省館會議

廿三日至賢良寺見楊葵卿出示滬上公函康吉允之傳語詢鄙人蹤跡並送籌濟餉白首窮途久為人所賤簡而君獨於三千里外存問古誼可感即與葵卿酌柳二百金擬以百金歸綰緣崑相款以百金度歲

廿四日奴子至邑館送信道出德界夷奴驅之作苦至暮始放



歸錄天慶八年涿鹿山雲居寺續秘藏石經塔記一通無年  
月殘唐幢二通

廿五日程心一自西泠書來問訊錄無年月唐經幢一通汝州  
殘幢三通

廿六日閻郟鈔有 旨授端郡王載漪為軍機大臣天未厭亂  
吾輩不知所稅駕矣錄大中祥符乙卯南禪寺經幢一通元  
殘幢一通

廿七日錄唐崇聖寺晉法行寺幢各一通夜錄慶曆七年殘幢  
一通王覺文并書

廿八日至大街開步一門之市無所不有皆傑人之貨也錄大  
中十二年劉景學造經幢一通元神通寺興公塔一通

廿九日栩緣贈崑師梅訊留篋中半年矣不獨鄙人携以避地

饗殮積之即漢于亦藉以分潤今日始得允之款彌縫罅隙  
併歸云其紀綱猶有額外需索中國官場習氣如此若不知  
在危城者真末如之何矣錄無錫崇安寺東幢一通

三十日信步出宣武門閱肆以京錢一千文購衛景武碑一本  
雖非舊拓亦非近日椎甃也又見舊坑青田石章三方絕佳  
予以一金不售書籍絕無善本并多殘缺至潘家河沿訪景  
旭林談極久云七月中旬曾兩次欲至龍王廟相依避地前  
三門已下鍵其後得進海岱門車驟又被劫竟不能達又見  
張劉袁三帥津貼京官章程以二萬金上自三品京堂下至  
內閣中書在京者按股均分旗人駐防外省者亦與焉又以  
五千金助漢官赴行在即由濟急會渡船赴滬湘長江由  
鄂入陝至鄂香帥尚有資助又訪職仲知洋兵至延慶州頗

肆劫掠閱郎抄鳳石升禮部右侍郎

十月

初一日亡兒化去逾四年矣今日為其忌辰市無香楮并不克致一杯之酌惟夫婦相對涕泣而已錄崇安寺西幢座一通  
曹娥江殘幢一通

初二日錄常州太平寺幢一通棲霞衡陽寺幢座一通

初三日度門無事檢點篋中長物盡作金杯之羽化五百經幢館園兩幀一為子樞同年筆一建轍所作兩君皆已作古人無從補繪此等物洋兵土匪視為土苴必歸夫已氏之橐囊無疑義可恨已極錄衡陽寺幢座第二通

初四日錄棲霞衡陽寺幢座第三通天寶三載陀羅尼呪石刻一通又重錄永壽鄉姜村石幢一通閱郎鈔摩座主開缺

初五日錄陽字金剛經幢一通大和六年百塔寺幢一通

初六日錄大中四年元存劬幢咸通六年曹彥詞幢各一通

初七日錄承安四年幢一通本願寺遇公經幢一通

初八日旭林來聞洋兵已入晉境斥堠駸駸及於平遙太谷錄

軋甯乙卯慧峰禪師靈塔記雍熙四年法興院幢記各一通

初九日佩鶴來談聞洋人至昌平州限兩點鐘索犒師五千金

許東蕃刺史悉索敵賦得三千金不允焚其官廨閔厚卿家

稍被搜括延慶州秦君出境犒師獻一千金得免

初十日錄泰定二年清忠明德大師設公塔銘一通

十一日錄琅邪書院殘塔銘一通景祐五年開元寺經幢一通

十二日西鄰郭教士約往談云來中國十餘年矣河間永清皆

有教堂有三學生欲延良師授以中學屬詢鄙人啟門無事

何所消遣余逆探其意告以南北口音不同北方之學者非  
北人無從謀授其詞令甚簡嚴偶及交涉皆不答錄建隆二  
年社錄馮彥經幢一通閱邸鈔九月二十二日奉 上諭端  
郡王載漪革去爵職與已革莊親王載勳均着暫行交宗人  
府園禁俟軍務平定後再發往盛京永遠園禁已革怡親王  
溥靜已革貝勒載滢着一併交宗人府園禁貝勒載灃業經  
革去爵職着閉門思過輔國公載瀾着停公俸降一級調用  
都察院左都御史英年着降二級調用前協辦大學士吏部  
尚書剛毅本應從重嚴懲現已病故免其置議刑部尚書趙  
舒翹着革職留任已革山西巡撫毓賢着發往極邊充當苦  
差永不釋回

十三日午後至大街小步在冷攤購得抗大宗雜著七種函內

屏入會稽三賦一本湖海樓雕本也又黃霽青全集十二冊  
共四千文先哲九京能無短氣又一有正味齋全集子六千  
文未售錄開元廿六年經幢一通

十四日錄壽昌五年大憫忠寺慈智大德幢記一通

十五日錄太康二年盤山甘露普濟寺幢一通

十六日錄至元廿六年真空大師堅公塔銘一通

十七日錄華岳廟題名石幢燈下又錄一殘經幢此幢先序後

經經中有呪一如舊式而上截又刻陀羅尼呪上下截自為

首尾上截之第一面當下截之第四面經序起處皆缺五十

餘字前無位置之地牛毛繭絲息心澄慮竭盡目力至漏下

二刻始略得其條理可憐無益費精神徒自苦耳

十八日訪段春巖同年各談瑣尾之况其家避地房山僧院八

月中始回京寒裘寄長生庫亦歸烏有又知崇鶴庭同年亦  
殉難與熙吉甫寶禾年可為己丑三仁焉在城內荒攤購得  
藍地朱龍彩碟十件京泉十千文又在城外得吏部南曹石  
幢一通膠州智城山碑一通舊拓圭峰碑後有道光廿五年  
劉寬夫先生跋其題簽云道光丁亥重裝於蜀神采煥發的  
真 圖初拓本三種共價銀一兩五錢在承平時雖十倍之  
值其可得乎昨釋殘幢未畢燈下復摩挲久之始脫稿

十九日至西長安街口得石刻二通一為聖武年范陽盧嗣治  
墓志當是新出土者安史偽朝又增一種一為宣和六年李  
邦彥造幢在河南孟縣求之十餘年未得者不意流離瑣尾  
中得此為五百經幢館補闕回京後第一愜心事也

二十日佩鶴來談携示滇南畢宸臣新得醴泉銘一本明初拓

也氣韻尚存筆畫已多失真處又梵鏡一面中為準提象四邊環刻準提呪背為梵書外復以嵌金細字周圍釋之呪象並鍍金制作絕精審其筆跡當是元明番僧之物愛不忍釋請留置案頭摩挲旬日又出示鳳石函係致我兩人者云西安大小官員皆有津貼二品每日三兩半遞減至五六七品每日一兩五錢隨扈者軍機崇中堂王中堂鹿趙兩尚書滿侍郎英年桂春溥興繼祿漢侍郎惟鳳石及葛振卿而已小軍機陳邦瑞甘大璋鮑琪豹楊壽樞郭之全段書雲左紹佐連文沖易貞曹垣其餘翰林院十餘人六部七十八人都察院三人九卿三四人又以一函致康民云有二千六百金存仁昌如尚在窖中欲酌提千金為同鄉津貼午後得辦卿函述王潤翁以二百金見貽交銅井由楊彝卿轉康民手付下



又云銅井集二千金允之與鐵英集二千金共四千即日寄  
康民為蘇府同鄉津貼風緝兩公好行其德已屬為人所難  
允之以寒素傾囊尤為豪舉足為吾黨生色又得君九一函  
索藹隱遺稿亦能承家學之佳子弟也錄雍熙四年季恕自  
建墳幢一通

廿一日夜錄大觀元年唐梵二體幢一通

廿二日至宜荆館謁徐子靜年丈丰采甚都議論風發想見此  
老優游安命之樂云七月廿二日即從刑部獄中出始居香  
爐營為德兵所擾遂移至此至大街閒步在荒攤見大曆十  
三年李休基志未携一文設攤者堅請携歸曰未有講究金  
石家而乾沒人片紙者殆亦市井中之鈔鈔者矣

廿四日錄貞元十二年經幢一通日藏摩尼之寶作日月藏所

見經文惟此一本

廿五日錄廣明二年焦山道德經幢一通

廿七日爽秋兩子衰經踵門來見稽顙流涕長字仲默次字叔  
渾英英露爽談次不忘家學爽秋為不死矣云藏書百餘箱  
當致命時盡為亂軍所劫由內達外門窗洞然即以君九一  
函付之蓋隱遺稿忽檢不得為子沂帶南矣錄京兆府雲陽  
鎮經幢一通

廿八日佩鶴來談云從直報見盛杏蓀大理勅毓賢一疏淋漓  
痛快又有爽秋請勸義和團一疏據云先後凡四上章禍胎  
即基於此矣又云康梁在長江一帶勾結會匪其所散之粟  
一名富有一名貴為取富有四海貴為天子二語並藏有為  
二字不啻自寫供狀矣錄曳湖太白廟經幢一通貞明四年

金剛經幢一通唐無年月經幢一通

三十日至西單牌樓北購得米元章阿房宮賦一冊值一千

十一月

初一日出城以四千文得常南陔中丞重摹歐書小楷千文後有虛舟章谿諸家詩跋此帖為卷更小楷第一常摹此本為歐書摹本第一佩鶴見之遠云何其呆鈍真不能贊一詞矣

初三日錄天寶元年吏部南曹石幢一通此本即前日荒撤所得初以重分而置之今詳細摩挲始知下截有題名八面泐其半尚存其半王氏萃編亦未錄蓋碑估惜紙往往不拓也然則多一副本不為無益矣

初四日錄西明寺經幢一通

初五日錄天歷二年西溪慶公塔銘一通

初六日訪康民由東西長安門穿馳道而過端門洞開各國兵  
弁車馬紛馳不絕小臣非敢隕越御者趨捷徑如鷲雖禁之  
亦不從也各處宮牆往往開一便甃任人出入馮軾長數見  
約款十二條係康民從譯署傳錄者一克林德被害處立碑  
一被掘墳塋立碑一日本書記杉山彬須恤以優榮之典一  
禍首分別輕重儘法嚴懲一各國商民教會所失財產皆由  
國家認賠一此次戕害洋人起事之處停鄉試五年一嚴飭  
各省督撫諭禁官民不得與洋人為難違者地方官革職永  
不敘用該省亦停鄉試五年一停運軍械一削平大沽炮臺  
一都城使館留兵駐守自京至津海口開一暢行道路各國  
留兵防護一洋人所居界內若干里不准有華人雜居一重  
訂通商約章一改覲見禮節大旨如此其中分合或有舛漏

記不甚清此不過舉其大綱俟 電旨允准再當逐條紬繹  
詳細開議賠款據云四百兆較馬關又增其半此後中國度  
支盡入漏卮僅免於亡國感地耳歸後錄正統十四年大雲  
慈禪師總持經呪幢一通

初八日錄至順元年英辨大師塔天福四年太原郡小娘子幢  
各一通

初九日得佩鶴書知約款十二條已奉 電旨允准十二日畫  
草押戎躬不閱遑恤我後燕雀君臣皆如此詩矣錄宣和六  
年李邦彥幢一通

初十日昨日在書攤見吾鄉韓桂舫司寇還讀齋詩二十卷續  
集四卷以五千文得之韓氏一家三世之集余皆得藏之搜  
訪之勤迺其孝子慈孫矣錄金奉和二年蔚州石佛寺幢一

通臨湖寺梵字幢景祐大觀香幢各一通

十一日東佩鶴借直報及北京新聞彙報見夷秋三疏忠憤激發讀之流涕其一請責成榮祿勦圍匪並舉樊雲門桂月亭陳孝碩黃伯香王梅岑五人助理名曰且勦且撫實則壹意主勦其二請保全使館為他日轉圜地步已知主勦之說不能行矣其三則直劾首禍諸臣崇信邪術誤國殃民請誅大學士徐桐樞臣剛毅啟秀趙舒翹疆臣裕祿毓賢武臣董福祥以謝各國事定之後宗社無恙即請誅臣等以謝徐桐剛毅諸臣三疏皆與許竹簣侍郎會銜猶憶六月下旬覲廬來敝廬余詢夷秋作何狀頗有責備賢者之詞不知其披鱗抗疏已一而再矣其所言則陽九實錄亦盡言之使當時改為條陳同時並出不將從亡友於九原乎臣無大小致身則一

## 媿兩公矣錄金幢兩通

十二日訪振青同年談極久仍有左袒徐剛之意為之大聲疾呼至穎芝齋亦長談云洋兵至延慶州秋毫無犯前此所傳皆謠言也昌平即不免摸金搜粟懷來密雲則糜爛矣延慶所以獨全者以德兵官在懷來師次中煤毒殞徵歛具皆相棺三寸乞諸其鄰延慶州牧秦君以美材進德人感激過望禁止焚掠所以報也燈下錄殘經幢一通

十三日錄唐景龍三年幢一通無年月尊勝呪石刻一通宗景祐四年景德靈巖寺幢一通昨所錄殘幢似曾相識及細繹起訖闕文始恍然大悟即上下截而呪幢舊錄一本六面缺首尾兩面此本則僅存三面非一手繕錄必重出矣官書經眾手所成必無善本即坐此也然此本序末空處有五禩二

字前一本未能釋出亦未可以重本而弁髦之

十四日讀劉峴帥等聯銜請止西遷疏大旨謂偏安必不可成  
京師必不可棄自古國家多難遷都必敵人不能懸軍深入  
即深入亦不能持久始可立國圖存今聯軍謀堅勢盛不畏  
數萬里海程豈憚數千里陸路以彫敝荒僻之秦隴供萬乘  
百官之資糧勢將不給以屢次挫失之弱兵禦合從連衡之  
強敵亦必不支請明降 諭旨布告天下俟畿輔稍定即行  
回鑾以定人心而安大局老成碩畫可補艱危中國之不遑  
瓜分賴疆臣尚有人在耳錄大定二年韓珪幢一通延慶永  
興軍都部署幢一通素公幢一通皆端老四藏石也

十五日錄金幢四通亦午橋藏石

十六日錄托活洛氏石幢四通一唐刻一遼刻一金刻一元刻



十七日至瀏陽館訪旭林沿途瀏覽得漢四楊碑雙鈞本四楊者楊統楊馥楊震楊著也後有上海徐紫珊跋兩行并摹晉府書畫印又有天津樊文卿藏印共京錢二千不抵當時裝訂錢也又得孫思廉墓志一冊劉子重藏本此誌本在陝中舉秋帆尚書携歸靈岩山館今石已佚此本為鴻寶矣索洋一餅又本願寺三門碑翦裱本雖亦殘闕精彩未損余有新拓一通此本尚是道光前物亦擬得之又見析里橋鄙閣頌字體光潤轉不如近拓之道古而後有黃小松錢竹汀王懷祖三跋的係真迹索番餅八元予八千未售燈下錄濱州司候墓幢一通亦午橋藏石

十八日至大街見北雍本殘史四函內遼史一函尚全索八千與四十未售錄午橋所藏金龐忠言趙公亮劉公佐三幢閣

邸鈔見劉峴帥等聯銜諫止遷都一摺一片都中臣民日盼  
鑿與之還不知疆臣抗疏力爭已至再至三矣

十九日錄艾宏句阿王劉瘦兒歸仁鄉劉公經幢共四通  
二十日候旭林同謁崑相師初出由西華門進穿西苑渡金釐  
玉竦出後門一路塵肆盡付焚如八旗閱閱無不自內達外  
曠無人居此次旗人肇禍受禍亦旗人最酷東四牌樓一帶  
則百貨駢闐如入五都之肆與旭林出汪家胡同即步行沿  
途閱肆所見貂狐鼠獺名裘以十百計文房玩好之物藥籠  
珍貴之需無所不有然其價倍於西城亦浮於城南也僅購  
得侯朝宗陳其年合集一部四千文

廿一日錄殘金幢一通又李訓紀宗安瑤三幢托活洛氏藏幢  
二十一種並寫畢以唐樂公陀羅尼石刻及李訓龐忠言三

石為最精瀆州司候曠亦略有考據此外皆村農不識字者所造僅備著錄耳

廿三日訪荏南遇穎芝適經士亦在坐倚爐共話知城外劫案層出戒仲所設肆中前日當張燈之後有三洋兵闖然入室搜掠銀錢戒仲並為所毆穎芝云劫案之多由於撤協巡公所公所之撤由於五城掣肘皆陳玉蒼為之厲階今玉蒼升署府丞轉可置身事外而城南商民騷然不安矣又聞今日城內美界亦有法兵八人闖入民家美巡捕出而掩執逸其半獲其半已解送法兵官不知作何辦法也歸途見文古齋帖賞有黃山谷贈覺真長老詩刻於廬山歸宗寺者諸家皆未著錄索六千文即携之歸

廿四日耿伯齋來贈急就篇拓本一通松江所學石刻另以裱

本一冊並澄清堂帖三卷屬題澄清祖帖舊藏南海潘氏海山仙館者介春督兩粵潘氏獻之幕府後歸李香巖丈其子遠辰不能守今為虞山邵伯英前輩所得此本則者氏摹刻羅紋牋蟬翼榻亦甚鄭重錄天寶十一年曹文玉燈臺銘一通光啟四年龍興寺殘幢嘉祐六年千佛殿殘幢遼天慶十年郭仁孝頂幢各一通

廿五日經士來談云新得宋拓王聖教有汪退谷跋以歸再韓滙豐洋行掌櫃吳友麟欲以三千金購韓湜畫牛有高宗純皇帝御題者

廿六日閃渭卿揚九皋偕來云洋兵至昌平已四五次頗肆剽掠富室朱氏受創尤劇九皋所置健騾四頭皆被劫去閃氏亦避地鄉居矣錄京師無年月幢三通一在慈仁寺一在憫

忠寺一在城隍廟皆昔年藝風所貽以酬鐵花館叢書兩部  
黎邱之技至今思之猶覺可笑

廿七日造經士廬見萬鞠坪携沈石天顛楊湖八景圖求售前  
有趙靈均小篆引首又有金孝章序蔣鉞賦八景但記第一  
圖為先隴白雲楊湖即吾蘇之洋澄湖也自是桑梓故物經  
士又出示新得書畫金冬心畫梅花立幀起入神品又分書  
立軸及羅兩峰畫佛次之劉石庵陳玉方祁文端諸家書又  
次之又見高宗純皇帝御書佛經及米南宮山水有顧阿  
瑛張青父文壽承跋皆未得米畫則贗鼎也適藥階來亦欲  
自炫其鼎偕至廬齋傾筐倒篋而出之以瑤華道人及查二  
瞻山水冊葉為冠其餘等之自鄧瑤華道人者本朝宗藩  
名宏旰號怒齋又有山水八幅署款為光園又有阜山印藥

階以不知其人不甚重之實則書畫皆入能品惟紙色黯淡  
僅存駿骨耳評隲甫畢經士偕再韓來同至大街流覽藥階  
云有昭陵碑六十餘種在某肆訝其多至往視之則獻陵諸  
碑及關中他唐刻咸在焉且新拓半截是坊肆最下之品始  
知藥老於此事尚係門外漢無怪其所得醴泉皇甫各碑皆  
翻本之最劣者也燈下寫陶然亭石幢一通

廿八日大街閒步見米南宮自書詩冊宋帖之佳者也後有祝  
希哲沈石田諸家跋問價河漢而無極一笑置之鐙下錄天  
會五年仙露寺經幢一通

廿九日聞草約於廿四日已用 寶 聖意不撤兵不回鑿外  
人之意不 回鑿不撤兵正在相持也又聞南皮有密摺請  
移蹕暫居襄陽關中不可偏安何以襄陽迺可 駐蹕邪

十二月

初一日佩鶴來談出示濟急會公函殘臘尚有口數粥京官以各部司務及正指揮為止此外亦別有大醮不至向隅也

初二日在大街見端華寫佛經手卷亦鈐山瑤草之流亞也燈下錄開元十六年楊漢造經幢一通

初三日在保安寺街以一千文購得咸亨四年鄭惠王石記萬歲通天元年常舉墓志此二石皆在潞安府唐刻之致佳者今日不虛出矣又見中和堂殘帖內唐人寫經可入百衲帖論價未諧又在一骨董肆見新書兩架皆鉅編選得湘中刻潛研堂全書一部丁松生刻武林掌故叢編一部皆索值十八元許以八元一部云有主者須往商榷期以三日歸後為伯齋跋澄清堂殘帖急就篇兩首

初四日錄東平州心經幢一通

初五日錄趙立本書經幢一通

初七日往佩鶴處誦範出示宋拓禮器碑清朗可觀決非近拓但筆力稍弱墨色尚新頗滋疑竇既而恍然大悟孔林漢碑惟韓勅有新翻本可亂真此本是矣歸途得吳江水考一部明吳江沈啓撰四庫著錄阿和在城南携歸淮南公豫州刺史杜君墓志一通有顧文鈇蕉龕藏印此石據孫氏訪碑錄在河南寶豐縣極為希覯僅索七千文可喜也

初九日程心一自浙垣書來問訊並貽五十金其詞懇摯師生之誼逾於骨肉不獨嘉貺可銘心也錄金貞元二年聖惠寺慈氏院海公幢一通

初十日燈下錄開元九年淄川龍興寺殘幢一通



十二日在宣武門購得虞山蔣廷錫揚孫青桐軒集六卷宿松  
朱書字綠杜溪文集九卷一為鄉先哲一在禁燬之列皆可  
寶也又汲古閣刻南唐書一部共十二十

十三日得經士書贈羅兩峰畫佛他日皈依此為先導又借閱  
揚湖八景圖細讀蔣仲雄賦其地在淞泖之間非吾郡之洋  
澄湖也賦中五葦誤作五葦殆非真迹錄咸通五年醴泉縣  
唐家材經幢一通大中十年誼志題造經幢一通

十四日前所得淮南公杜君墓誌絕似陸先妃碑但陸碑稍有  
寒儉之色此碑勁拔之中更饒腴潤晴窗展翫對臨一葉

十五日訪再韓共賞新得書畫宋拓懷仁聖教序後有汪退翁  
跋尚是真迹其帖則一殘明拓以摹本補之斷鶴續鳧墨色  
一望可辨又趙搗叔花果八幅雖近人之筆亦無俗韻此外

等諸自鄆無讎復訪薇祿知外人索禍首甚急所開一單據師為首云襄平之謀主也其次京卿則啟映之溥玉岑裕壽田何潤夫王保之黃伯香鹿芝軒襄平之長君柝士侍郎及其弟蓮士督撫則毓賢錫良于蔭霖俞廉三小臣則琦璋連文冲鮑琪豹王龍文尚有湖南孝廉曾廉亦得附驥尾並聞啟尚書及襄平兩子已作累囚且有性命之虞則何如殉母殉父之為乾淨乎辱國至此良可浩歎歸途得岑華居士蘭鯨錄兩冊吾吳吳巢松先生所著詩也簽題吳侍讀全集但有八卷前無總目當非完本

十六日入市見永樂間所刊東書堂帖十冊明拓明裝索十六金不意市傭有此高價錄慶曆四年唐縣聖壽寺經幢一通十七日錄唐縣聖壽院幢兩通洪城村三官廟石幢一通無年

月心經幢一通

十八日至賢良寺領口數粥共兩股一為合肥所籌津貼款合十四省京官人得六十金一為盛杏蓀京鄉等濟同鄉之款僅江蘇一省人各得百金以聯票赴匪豐洋行取得銀餅二百十二圓有奇同舟之誼不為菲矣惟八旗及向隅諸省不免缺望此後滿漢南北吟域愈分佩鶴之言不為無見在匪豐見劉振青知十五日中外全權會議各國堅持先辦禍首再議詳約單開十一人端邸為首洋人亦知援親貴之例開網一面不敢如皋陶之執法其次十人則欲以樊於期相待十九日聞南城外劫案層出美兵官出示如有洋兵入人宅舍可以煤油和燕支水洒其衣服即可識認嚴懲日來銀價驟長每一兩易錢五十四千有奇皆非吉朕

二十日錄大定十二年永平院祖師塔記一通

廿一日聞各國請懋禍首濶公可以不死莊師亦可保全首領其餘必欲置之重典崇公鑑帥欲請追奪卹典褒祭斧辱無非紙上空言但國體則埽地矣錄大和七年李惠造經幢一通夜舉行歲除祀神禮在昌平日流離瑣尾自分填溝壑不意吾生猶脩漢臘痛定思痛不幸之幸

廿二日汪眉伯之子號星臺自涿州來見寫惠果寺經幢一通廿三日汪星台來詳詢涿州亂狀據云聶軍與國匪一戰匪眾傷亡過半其心已渙自剛中堂馳往招撫將防營撤退縱虎出柙遂致不可收拾誤國殃民即無洋人之請亦死有餘辜矣其家長物不傷於圍匪不傷於洋兵而傷於潰勇衣服寄長生庫被掠無遺亡靈在殯歸視無資故鄉無一畝之田一

屢之屋孤苦可憐允為告助於同鄉並以八金為束帛之敬  
錄安國寺經幢一通紀元己泐據甘泉鄉人稿會昌四年所  
造

廿四日錄安國寺令洪書經幢一通

廿五日錄安國寺咸通六年周瑛書幢一通

廿六日鳳石自西安書來云秦介侯見貽百金又云 行在諸  
臣力阻 回鑿力梗和議非慶邸合肥堅請返蹕無期然言  
者交章劾合肥又有參王中堂請立正典刑者變相精神甚  
矍鑠而有憂譏畏讒之意天水尚書杜門不出尚惓惓於京  
邸藏書以敵廩近在比鄰來探消息不知敵人已刊章名捕  
與剛啟諸公同冒不韙矣聞合肥為之力請可稍從末減又  
聞啟映之徐枏士被繫後日本兩兵官往見之餽酒四瓶告

以中日同洲欲救無力而公惟大哭一云父死未葬一云母  
死未葬日官長歎而出午後訪穎芝見同鄉唐毓園住城東  
墜慶胡同城下之時蹂躪甚於西偏適寄觀閣送閱書畫見  
查二瞻王穀原山水立軸雖非上乘皆真跡也又見其新得  
文伯仁驪山弔古圖着色工筆秀麗觀雅晚年逸品又陳道  
復淡墨木芙蓉立幀携風石書訪佩鶴佩鶴亦於今日得鳳  
石函各出傳觀互相歎惋憤憤諸公但博直言敢諫之名而  
於國是之安危民生之禍福悍然不顧無心肝至於如此雖  
謂之妖孽可也歸後閱邸鈔 上諭著軍機大臣大學士六  
部九卿出使各國大臣各省督撫各就現在情形參酌中西  
政要舉凡朝章國政植養民生學校科舉軍政財政當因當  
革當省當併或取諸人或求諸己如何而國勢始興如何而

人材始茂如何而度支始裕如何而武備始修各舉所知各行所見通限兩箇月詳悉條議以聞又刑部會奏官犯黃思永等因亂出禁各摺片奉 硃批黃思永着加恩開釋徐致靖龔照璜席慶雲何澂蘭既據投首尚知畏法着一併加恩釋放免其治罪

廿八日致佩鶴函其復書云禍首已有電旨英趙僅許遣戍昨已照會各國使臣平心論之展翁之咎止於尸素而已未可與剛啟同科但未知敵人能降心相從否耳錄貞元元年王滔綆幢一通幾及二千字三日而畢又錄寶曆二年幢一通廿九日阿和出觀晚市一覽無餘惟為余購得武林掌故叢編十四集一集一函潛研堂全書一部十二函共十六元不足紙價印工南城帖估送閱拓本僅得屢武龍日寺詩巴州

佛龕記二通垂拱二年王行威墓誌祿本一冊今日始詢其  
踪跡自言桂姓舊為富華閭弟子舍業而嬉者十年矣宜廠  
肆不見其人也錄元和十二年僧惟新幢一通又無年月幢  
一通

三十日錄加句靈驗尊勝幢一通無經序而有傳別為一例又  
錄開元幢一通韓信力魏令忠同建翦祿本



緣督廬日記鈔卷八

女夫王立勛謹鐫印

邑後學潘承  
謝謹校

緣督廬日記第八冊校勘表

七十七	六十六	六十七	又	六十六	十七	十三	十	五	二	葉次
二十四	二十二	七	十二	九	八	九	十九	五	二十四	行次
十四	二	十	十七	十	十	五	七	二十二	一至五	格次
奉	三	右	屬	忠	上	唐	御	八	得麗曲庵書	誤
泰	二	石	屢	惠	殊	康	御	二	(衍文應刪)	正
						七十七	又	又	七十六	葉次
						二十四	又	十九	十三	行次
						八	十五	四	十五	格次
						五	題	材	楊	誤
						至	顯	村	楊	正

第八冊校表